

律

彌沙塞部五分

五分

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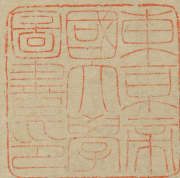
C40

4514

116

C40-4514

丁翁上座請一歲及有
家書具云武烈雲山
我微笑塔院疽瘡山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千機謹誌



B 64853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第三分第五衣法之二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爾時舍夷國猶遵舊典不與一切異姓婚姻波斯匿
王貪其氏族自恃兵強遣使告言若不與我婚當滅
汝國諸釋共議當設何方免彼克虐而不違我國之
舊典僉曰正當簡一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號曰
釋種而以與之如議卽與波斯匿王備禮婚迎後生
一男顏貌殊絕勅諸相師依相立字諸相師言王本
以威而得其母依義應當字曰瑠璃至年八歲王欲

教學作是念諸藝之中射爲最勝閭浮提界唯有釋
種佛爲菩薩時射一由旬又一拘樓舍釋摩南射一
由旬最下手者不減一拘樓舍當令吾子就外氏學
卽勅大臣子弟侍從太子就釋摩南請受射法爾時
諸釋新造大堂共作重要先供養佛及諸弟子然後
我等乃處其中瑠璃太子與其眷屬輒入遊戲諸釋
見之瞋忿罵言下賤婢子我不以汝爲良福田云何
世尊未入中坐而敢在先瑠璃太子卽大忿恨勅一
人言汝憶在心我爲王時便以白我卽便出去諸釋
於後掘去堂土更爲新地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

演說妙法瑠璃太子知射法已還舍衛城少年之中
便紹王位先共學人皆居要職昔受教臣便白王言
王憶某時諸釋罵不王言我憶臣復白言今不報之
復欲何待王聞其語卽嚴四種兵往伐諸釋世尊聞
之卽於路側坐無蔭舍夷樹下王遙見佛下車步進
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好樹甚多何故乃坐此無蔭
樹下世尊答親族蔭樂王知佛意愍念諸釋卽廻軍
還如是再返彼臣又復如前白王王便嚴駕往伐諸
釋佛知諸釋宿對叵避便止不出諸釋聞瑠璃王來
伐其國亦嚴四兵出相御遙去一由旬以箭射之或

從身中穿過或斷其髮鏟髮令盡鬚眉無餘及諸戰
具一時斷壞而不傷肉瑠璃王問左右言諸釋去此
近遠答言去此一由旬王大怖言軍鋒未交已尚如
此若當相接吾軍敗矣不如返國嗇令爲宰時彼一
臣白言釋種皆持五戒寧失身命終不害物王但進
軍勿憂喪敗王卽從之勅軍進前釋種還城閉門自
守瑠璃王遣使語言若卽開門當有免者若吾攻得
不放一人時目連聞瑠璃王欲攻舍夷白佛言願佛
聽我化作鐵籠籠彼大城佛告目連汝雖有神力何
能改此定報因緣佛以此義卽說偈言

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還在現前受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得免宿命殃

報應之所牽

無近遠幽深

自然趣其中

隨處無不定

爾時諸釋見彼軍盛或言開門身全或言以死固守
紛紜不定便共行籌以少從衆時魔波旬在開門衆
中七反取籌開門籌多卽便開之瑠璃王得城已宣
令三軍一切釋種皆悉殺之若非釋種慎勿有害三
億釋聞皆捉蘆出言我是提蘆釋守門者信放令得
去於是釋摩南到瑠璃王所瑠璃王以爲外家公白

言阿公欲求何願答言願莫復殺我諸親王言此不可得更求餘願又言願從我沒水至出於其中間聽諸釋出凡得出者不復殺之瑠璃王作是念水底須更何爲不可卽便許之釋摩南便解頭沐浴沒以髮繫水中樹根遂不復出王怪其久使人入水看之見其已死髮繫樹根以此白王王便歎言乃能爲親不惜身命卽宣令三軍若復有殺釋種者軍法罪之時諸比丘聞瑠璃王誅殺舍夷國人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瑠璃王愚癡却後七日當受害學人罪其眷屬大小亦俱併命瑠璃王聞佛此教心念佛無空言餘苦

尚可唯畏火燒卽與眷屬乘船入阿夷河七日期至水忽暴漲於是覆沒一時死盡諸釋破滅之餘被剝赤肉到諸比丘所語言我是釋種世尊親族願乞少衣諸比丘不敢與作是念佛未聽我等與諸釋衣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復有五戒優婆塞被剝來至諸比丘所借衣諸比丘不敢借語言佛未聽我等借優婆塞衣以是白佛佛言聽借若還聽取若不還則與時跋難陀爲安居施故二處結安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二處皆應各與半分時諸比丘在路行不收攝衣曳地行裂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

應作囊盛諸比丘作囊太長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
極長使前至齋後至腰諸比丘以貴價物作衣囊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應用麤物作有諸比丘在路行
趣倩人擔衣亦趣爲人擔或自失衣或失他衣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爾若倩人擔衣應先出示若爲人擔
衣應出看之諸比丘盛衣囊中縫合其口欲取艱難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應作帶繫若非常須亦聽縫
之諸比丘與飲婆羅劫貝衣各著一處生蟲嚙壞以
是白佛佛言應以劫貝間欽婆羅然後用屈尸羅香
那毗羅香青木香如是諸香辟蟲者著中諸比丘後

取衣不復識以是白佛佛言應題名作幟若比丘舉
衣經十二年不還取者集僧平價作四方僧用彼比
丘後還以四方僧物償若不受者善時阿難得施衣
不須爲舍利弗受即使一比丘持衣與之彼比丘作
是念舍利弗幸多供養而我無衣我無衣作同意取
即使著之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雖爲受而未是
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持若
於所受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阿難復得
腰繩不須爲阿那律受亦使一比丘持往語言此繩
已屬阿那律彼比丘亦如上念取後生疑以是白佛

律
佛言彼言已屬阿那律是爲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
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若於能使比丘作同意取
受持非善取受持時諸比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汗
泥不淨爲鼠嚙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
羅時六羣比丘作襯身衣大小如僧祇支或如泥洹
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應三種作上者從覆頭下
至踝舒覆左手掩令等没中者從覆頭下至半脛舒
覆左臂掩等至腕下者從覆頭下至膝舒覆左臂掩
等半肘諸比丘不以襯身衣通覆右肩而通披僧被
汗泥不淨爲鼠所嚙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比

丘受經時問訊和尚阿闍黎時披僧被偏袒垂地或
夜起行不能收攝亦委於地泥土汗之以是白佛佛
言受經時問訊應偏袒舉使離地夜起時應收攝通
披勿令汗泥諸比丘著僧披裂不補治以是白佛佛
言應補治佛言若冬四月夏三月用者應治有諸比
丘於阿練若處住去時不舉僧卧具致使爛壞以是
白佛佛言應寄聚落中若無寄處應還作房主若有
疑畏聚落人民皆悉移去亦應運持至安隱處諸比
丘不隨後視卧具致有零落以是白佛佛言應隨後
者既到安隱處彼諸比丘不與房住亦不與房安諸

衣物以是白佛佛言皆應與之若先處不復立應卽在處用之若後還立應持餘者還若已盡無餘彼處比丘應少多分與有諸比丘以此房卧具於彼房用諸房主譏訶言云何以我房物於餘房用此則不與取也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受經著住房卧具至彼房房主比丘不聽以是白佛佛言應先語本房比丘若聽者善若不聽亦著持去若於彼遠行應送還本房有諸比丘著僧衣入溫室及作食處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烟熏汗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病比丘須著至諸處不敢以

是白佛佛言病聽著至餘處但愛護之唯不得著大小便利時六羣比丘著上下衣持廣五指衣片常三衣而入聚落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制不作三衣不得入聚落耶六羣卽以衣片示言此是我三衣諸長老比丘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不應爾犯者突吉羅從今聽作上中下三衣如襯身衣量有一住處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戒壇上獨取受持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現在僧應分有一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行人間

其中有客有舊得可分衣少不足分以是白佛佛言
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長老此衣少不可分客比丘
若言并持相與應取若言乃至一縷亦不相與便應
共分客比丘語舊比丘亦如是有比丘取覆冢衣冢
主失衣借問誰取我覆冢衣有人答言諸比丘取便
瞋訶言諸比丘偷我先人衣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取若聚落移去於後有去聽作糞掃衣
意取有諸比丘取神廟中旛蓋亦如是有諸比丘往
鬪戰處取死人衣軍人譏訶言此諸比丘欲令我等
多殺人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有諸

比丘少知識欲鬪戰處取死人衣不敢往以是白佛
佛言聽軍人去後取有諸白衣軍人去後收斂骨肉
尸喪見諸死屍悉被剝脫不可復識便譏訶言云何
比丘剝我親里衣若有衣者便應可識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言聽無人見時取王殺人處取衣亦如是有
諸比丘取死人衣不壞作比丘衣畜諸白衣見言此
是我親里衣便向啼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速
壞作比丘衣畜若鐵器應速用作大小鉢戶鈎諸所
須物有一家大富賊劫之不能盡持去留藏糞掃中
後還欲取晝日未敢進遥伺望之有比丘拾糞掃衣

到彼藏物處見衣角出便取之賊遙語大德莫取我物遭劫家聞識是賊縛送官中官卽殺之賊被縛時作是語若比丘不取我衣彼何由識我是爲比丘殺我非是彼人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舉時重不應取有諸比丘街巷中視地而行諸白衣見或言覓錢或言覓糞掃衣有一外道弟子以衣裹錢著道中比丘見拾取便語衆人言諸比丘果是覓錢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街巷中裏物有一比丘爲衣故至冢間見一新死女人頭前有函比丘謂是空函便取持歸到所住處開視見有諸嚴身具不知云何以

是白佛佛言取時應先開視若不視取突吉羅有諸比丘與外道共道行爲賊所殺比丘便取其衣不壞色作比丘衣餘外道見之言此是我親里衣諸比丘必殺而取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已取卽應壞色作比丘衣有諸比丘少欲知足不受他家施衣諸居士作是議我等何方令彼比丘受我施衣正當裂破火燒處處著街巷中伺其入聚落時語言汝看左右所有所見取之卽如議作彼比丘見作是念我等不受家施衣必是諸居士爲我等作此以是白佛佛言應作糞掃想取有一比丘命過諸比丘仰著

中庭不以衣覆其身體男根脹起諸居士見譏訶言沙門釋子不修梵行乃使男根如此之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卽露應以衣覆犯者突吉羅有一肥大比丘命過諸比丘舉著生草上脂出流漫殺諸生草諸外道見譏訶言沙門釋子自云慈念而今云何傷殺生命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生物上應埋若火燒若著石上有一比丘水所漂殺衣鉢挂著界內樹枝諸比丘見謂入僧界內應屬僧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著糞掃衣取諸比丘不知有幾種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糞掃衣有十種王受位時所

棄故衣冢間衣覆冢衣巷中衣新嫁女所棄故衣女嫁時顯節澡衣產婦衣牛鬻衣鼠嚙衣火燒衣時諸比丘著光色衣白衣譏訶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光色衣犯者突吉羅有比丘畜不滿五肘雨浴衣以是白佛佛言雨浴衣不應減五肘犯者波逸提時諸居士於安居內爲兒女剃頭故以衣施僧諸比丘受已欲迴爲安居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此名隨事施現在僧應分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先所受三衣不捨更受餘衣以先所受衣淨施及施人後憶白佛佛言得名更受亦名淨施施人但不捨得突吉羅時諸

比丘有尼薩耆衣未悔過而爲人所燒水所漂賊所奪失壞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此卽名捨但應作波逸提悔過時諸比丘畜衣不以淨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有一住處衆僧得錦施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受廻莊嚴塔若作塔用若僧用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少欲比丘不受分而須腰繩禪帶賀漉水囊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與旣與復索以是白佛佛言分物時應先問汝受分不若言受應等與若言須腰繩等應三分與一若復索不應與有一比丘有拘攝四方僧有僧伽梨欲買

之諸比丘不敢與以是白佛佛言聽易若拘攝價多應倍與比丘若僧伽梨價多比丘應倍與僧若貧無物可倍與僧而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亦如是時離婆多比丘苦脚冷從一婆羅門乞裹脚欽婆羅衣旣乞生疑世尊制戒不聽我等從非親里乞衣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如是因緣聽乞所應受持衣若護踰衣護陞衣護頭衣拭手面身體巾等時諸比丘於僧四方僧及塔不同意人邊皆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於和尚阿闍黎同和尚阿闍黎若弟子及諸同意人邊乃得作同意取有諸比丘

律
彌沙塞部卷二十一
未命過處分物衣言我死後以此衣物施某甲以此衣物作如是如是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與不成與用不成用時阿難常出入蘆夷力士家後往不在作同意取貴價劫貝尋生疑悔作是念佛未聽我等於白衣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言亦聽於白衣作同意取時諸比丘離雨浴衣不知浴時應著何衣以是白佛佛言有五因緣得離雨浴衣不雨不疑雨不度水食病時作未成有一住處僧欲分梨雨時疑雨度水食病時作未成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客比丘來諸比丘得分少不欲分以是白佛佛

言乃至得一腰繩直應分若少不足分應白二羯磨與一無衣比丘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今併與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乃至若不忍說僧已與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第三分第六皮革法

佛在舍衛城爾時摩訶迦旃延在阿濕波阿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彼國有長者名沙門億耳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見法得果受三歸五戒恒入僧坊聽受法教時沙門億耳屏處自念如佛所說在家染著

律
彌沙婆經卷二十一
三
讀一
不能廣修梵行出家無著猶如虛空我今何不於無
爲法中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念已晨旦到迦旃延所
頭面禮足具宣所念欲求出家受具足戒迦旃延言
在家染著誠如汝言但出家苦節淨修梵行獨坐樹
下常應一食汝本富樂此事甚難億耳聞已便歸其
家如是至三見其意至便與出家彼國無有十衆作
沙彌經歷六年迦旃延乃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十衆
授具足戒億耳受戒已念言我聞如來應供等正覺
而未奉見今當往詣問訊世尊念已到迦旃延所頭
面禮足白求詣佛迦旃延言甚善吾隨汝喜宜知是

時可以吾名問訊世尊復以五法白佛一阿濕波阿
雲頭國無有十衆億耳作沙彌經歷六年不得受具
足戒迦旃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然後得受願世
尊聽此國不滿十衆得受具足戒又此國多有沙石
棘刺願聽此國比丘畜重底革屣又此國皆以皮敷
地作坐卧具願聽此比丘以皮敷地又此國人日日
洗浴願聽此國比丘日日洗浴又有比丘寄衣與餘
方比丘衣未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比丘生疑恐犯
長衣願爲除其此疑於是億耳受教而去既到佛所
稽首佛足宣和尚問訊佛語阿難汝爲此客比丘敷

律
彌沙塞部卷二十一
三
卧具阿難念言佛欲與此比丘共宿故令我爲敷卧具卽於佛房而爲敷之佛與億耳共一房宿初夜中夜默然無言至後夜時佛作是念此族姓子威儀調伏當令說法便語言汝可說法億耳受教卽說十大義品經說已默然而住佛言善哉彼國人語皆如此不答言有勝我者又問汝何以久住彼國不來見我答言我早知欲見過患有因緣故不得早來爾時世尊因說偈言

見世之過患 身自依法行 賢者不樂惡
爲惡不樂善

於是億耳作是念和尚勅我以五法白佛今正是時便以白佛佛過夜已集比丘僧告億耳汝可更說迦旃延白五法億耳卽更說之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地少比丘處持律五人授具足戒亦聽有沙石棘刺之處著重底革屣亦聽有皮革處作皮敷卧具亦聽有須浴處日日洗浴若比丘寄衣與餘處比丘比丘雖先聞知衣未入手不犯長衣
爾時諸比丘作種種形種種色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異形異色革屣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作馬

皮象皮人皮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若用人皮偷蘭遮若馬象皮突吉羅時跋難陀常出入一牧牛家著衣持鉢往到其舍彼有斑色犢子跋難陀諦視生念欲得此皮作敷具主人問言何故諦視此犢答言此犢斑色可愛耐可作敷具彼卽白言大德常料理我家豈惜一犢而不相與卽於犢母前殺而與之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犢母隨後悲鳴逐之諸比丘問此牛何故悲鳴逐汝答言不知又問此牛逐汝不逐餘人云何不知乃具以事答諸比丘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畜一切皮諸比丘後須小片皮而不敢用以是白佛佛言聽用小片皮作物有諸比丘從外還徒跣上僧卧具汙泥不淨以是白佛佛言聽著出入革屣有老病比丘於恐怖處共伴道行遲不相及諸伴語大德速行勿使被剝答言我等老病不能行伴言此有象馬驢騾駝車牛可騎乘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但不得乘騎雌畜生有諸白衣以皮與施僧諸比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去皮以餘衣代有諸白衣以皮與別施上座不敢受以

是白佛佛言亦聽私受去皮如上法諸上座老病比丘欲乘輦入聚落不敢乘以是白佛佛言聽不知使誰輦之以是白佛佛言使淨人輦有諸比丘於恐怖處欲度水無船有牧牛人驅牛度水語言可捉牛尾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聽捉時六羣比丘捉牦牛尾度水以手刺其瘡中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捉雌畜生尾度水有諸比丘欲度水亦無畜生可捉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縛草木作柂自今聽諸比丘畜浮囊若羊皮若牛皮作僧及四方僧皆應畜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摩竭鶡伽二國有四萬二

千聚落彼諸豪傑無有不信佛法僧者唯除瞻婆城中長者子名首樓那其人大富有二十億錢時人號曰首樓那二十億是人生便受樂手脚柔軟足下生毛瓶沙王作是念我界內有二十億未信佛法我當云何令彼信樂我若自往當大驚怖若召之必生疑畏正當通命瞻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觀王子婚因此相見誨以道法念已即便呼之時諸親族皆白王言二十億未曾履地足下生毛如人頭髮不堪恭到願王特賜停此一人王言可乘象馬車輦答言其身極軟亦不堪之王言今王子婚必宜相見聽汝親族

盡自致方親族共議唯當鑿渠通船日行數里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到王舍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至願聽如家法王言家法云何答言以衣敷地行上輦之王言可爾卽勅爲敷又爲敷細輦衣爲座令坐其上王問言汝足下實生毛不答言實爾大王王言我欲見之答言願使可信人看王言我欲自見答言願聽舒脚王言可爾卽舒脚示王果如所聞光曜王目不得熟視生希有心念言我國乃生此大福德人顧視左右先有三人居士并二十億爲四問言汝各有幾財得爲居士第一人言我錢有

十三億第二人言我有十四億第三人言我有十四億又有一無價摩尼珠二十億言我有二十億復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牀王問二十億汝所從得此答言此實非父餘財亦不營得我於高樓上眠覺便在我前王聞此語倍生希有復作是念此人福德唯佛當知餘無能了卽便嚴駕出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二十億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牀從何而來佛言此人先在忉利天有五百天女極相愛樂後彼來生天女皆念我等天子今於何生以天眼觀見生在此各持一摩尼珠及先所卧寶牀化令稱其

今身著前而去王聞佛說禮畢退還集瞻婆城六十
豪傑語言我今令二十億爲彼城中最大居士汝等
宗之復語二十億及六十人等我爲汝王以法治化
已與汝等作現世利益今佛世尊在耆闍崛山各可
往彼求從世利受勑皆往時長老娑竭陀於山中盤
石上經行諸居士到其所語言大德爲我白佛瞻婆
城二十億及六十居士欲問訊世尊娑竭陀於盤石
上居士前沒踊出佛前具以白佛佛言汝可先去於
盤石上敷座吾得後往受教於佛前沒踊出盤石衆
居士前爲佛敷座佛以常威儀步行後至諸居士念

言此比丘有大神力出沒盤石猶如入水咸共恭敬
而慢世尊世尊既至就座而坐諸佛常法先使發歡
喜心然後說法佛語娑竭陀汝起扇佛受教起扇須
臾現種種神變如優爲迦葉還在佛前稽首禮足白
佛言佛是我大師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返已復坐本
位於是諸居士作是念弟子神力猶尚如是況於如
來應供等正覺便迴心注仰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
利喜乃至苦集盡道皆於座上得法眼淨受三歸五
戒二十億從座起跏趺足至佛前稽首作禮佛便微笑
娑竭陀作是念佛何因緣笑念已從座起偏袒右肩

胡跪白佛今何因緣而發微笑佛語娑竭陀此二十
億九十一劫來始今足蹈於地又問二十億何因緣
九十一劫足不蹈地佛言過去世時有佛世尊出現
於世名毗婆尸父王治城長十二由旬廣七由旬多
諸人衆安隱豐樂彼佛與大比丘僧六萬八千人俱
皆是阿羅漢於彼止住其王日日請佛及僧於宮中
食時大衆中有一人名修毗除共衆人往詣王所白
言王今作諸功德願聽我等亦得像之王言今佛僧
衆有六萬八千人恐汝等不辦或更惱僧復白王言
我自堪辦願必聽許王言大善猶恐不辦勅作食如

常彼若不足當以足之於是諸人設供過於王食如
是多日王所作食竟不辦復設修毗除次應設供使
人掘路更以細軟土填香泥泥之兩邊豎八十寶柱
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懸雜色旛張雜色繖彌覆
路上處處路上種種漿於家敷六萬八千座一比丘
坐一座各以五百釜羹而供養之一一比丘施劫貝
二張革屣一量復爲四方僧作房地敷卧具皆悉妙
好爾時修毗除者今二十億是從是已後受天上人
中福等無有異若今不見我者足猶不蹈地時二十
億胡跪白佛願聽出家受具足戒佛言父母聽汝未

律
彌沙婆經卷第二
三十一
答言未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答言我當還家啟
白父母佛言大善今正是時於是二十億禮佛足右
遶還瞻婆城白其母言我今欲出家學道母言止止
何緣出家我唯有汝死尚不欲相離如何生離今我
財物珍寶奴婢田宅無有限數可恣意作福受五欲
樂苦請至三然後聽許前禮母足右遶三市還詣佛
所頭面禮足胡跪白佛母已聽許願便與我出家受
具足戒佛言比丘來出家受具足戒廣修梵行我善
說法能盡苦原說是語時二十億鬚髮自墮僧伽梨
著身鉢盂在手出家不久於尸陀林精進經行足傷

血流烏隨啄吞二十億作是念佛弟子中精進無勝
我者而今未得盡諸苦原我家幸多財寶亦可反俗
快作功德佛知其念從耆闍崛山來下見烏啄吞其
血問阿難何故有此血烏競啄之答言二十億於此
經行足傷血出世尊便往到其所問二十億汝實作
是念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復語言我今問汝隨意答
我汝在家時善彈琴不答言善又問琴弦急時聲調
好不答言不好又問琴弦緩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
又問云何得好答曰不急不緩然後乃好佛言於我
法中亦復如是太緩太急何緣得道若精進處中不

久盡苦二十億聞佛說已卽於經行處漏盡無餘世尊以二十億足下傷破告諸比丘今聽二十億著一重革屣二十億白佛言世尊我捨二十億錢五百摩尼寶珠一摩尼寶牀二十夫人無量婁女若著一重革屣人當譏我捨如此財寶而猶貪受一重革屣世尊若聽一切比丘著者我當著之佛便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一重革屣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時六羣比丘著革屣在和尚阿闍黎前後經行有餘比丘亦皆効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和尚阿闍黎前著革屣犯者突吉羅有因緣於和尚阿闍黎前著革屣無犯若地有棘刺若地有刺脚草若地有沙石若病時若闇時時諸比丘著金銀象牙石屣諸居士見譏訶言此諸比丘如王大臣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奢費無度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著如上屣犯者突吉羅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著皮革屣臭爛蟲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婆婆草迦尸草文柔草鳩尸草等屣諸比丘著水從下出漬脚以是白

佛佛言聽用生皮底下有諸比丘畜著木屐木屨於僧坊內行作聲亂諸比丘坐禪復有一比丘著木屐下利夜踏殺蛇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著木屐木屨犯者突吉羅聽於三處著非行來屐大便處小便處洗手脚處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屐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革屐鼻破脚指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軟物貯鼻有諸比丘脚跟劈裂以是白佛佛言聽以熊膏塗熊皮裹時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不覺蹴脚指破佛見之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富羅諸比丘作鞞

大渡諸居士譏訶言此比丘所著富羅如我等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鞞聽至踝上有諸比丘作鞞如靴諸居士譏訶如上以是白佛佛言應開前有諸比丘著畫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犯者突吉羅若得聽壞色著時離婆多在陀婆國人間遊行遇寒雪脚凍壞還到祇洹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問言脚何故不能行具以事答佛問彼國人頗有所著不答言彼國人著富羅著屣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雪寒著之有諸比丘雪寒中行脚凍壞以是白佛佛言聽用酥鹽熊膏塗

有
以熊皮作靴有諸比丘在道行不知用何物盛糧以
是白佛佛言聽用羊皮牛皮鹿皮及市劫貝作囊有
諸比丘以皮囊盛食汙泥白佛佛言應淨浣諸比丘
便浣皮囊爛壞蟲生白佛佛言不應浣皮囊應及揩
拭若淨勿復畜有諸阿練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諸
惡獸聞氣來殺諸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於阿
練若處不應畜皮囊具應持與聚落住處以藉幽梯
道有比丘在佛後刺刺脚不能行諸居士見語言大
德佛去已遠何不駛行答言刺刺我脚不能行諸居
士言能著鞮不比丘不敢著至佛所白佛佛言聽著

有比丘於冢間得革屣復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
取有諸比丘得種種形色種種皮革屣不敢取以是
白佛佛言除人馬象皮餘聽取壞本形色若形色不
可壞於僧坊內著不得出外有諸比丘得新革屣不
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應令淨人著行七步然後
著之有諸比丘革屣富羅履破壞不知令誰補治以
是白佛佛言應借人補治若無人比丘能自補亦聽
聽畜大小錐大小刀縫皮縊有諸比丘爲破見比丘
補治革屣等物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爲如此人作應
爲慚愧欲學戒者作諸比丘不知用何物安皮作具

以是白佛佛言聽皮囊盛之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音釋

巨普火切鎚初諫切辜攻乎切齋音齊倩子正切嚙

促結切懺昌志切覩初覲切踝戶瓦切脛脚脛也

腕烏貫切冢展勇切賀莫候切蹲乳交切脍股部禮切

屣所絢切輦高墳也棧易財也輶房滑切輶乳交切豕側角

食履屬也輦車也輶悉協切跟古痕切輶乳交切輶側角

屣履屬也輦車也輶悉協切跟古痕切輶乳交切輶側角

輶履屬也輦車也輶悉協切跟古痕切輶乳交切輶側角

輶履屬也輦車也輶悉協切跟古痕切輶乳交切輶側角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二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第三分第七藥法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得秋時病佛行房見作是念世人以酥油蜜石蜜爲藥我今當聽諸比丘服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言從今聽諸病比丘服四種藥酥油蜜石蜜諸比丘服酥苦臭以是白佛佛言聽熟煎若自煎若使人煎若無淨地聽非淨地煎諸比丘服酥嘔逆欲吐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訶梨勒阿摩勒果若蜜若蒜若麴諸所宜物敗口有一比丘得熱病應

緹私前切輶有勸履也駛疎土切輶房發切輶朱推切

輶與線同輶嘉興府楞嚴寺經房餘資刻此彌沙塞部卷三字九千一百五十四

輶該銀四兩一錢二分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服酥諸比丘爲乞不得而得乳以是白佛佛言應使
淨人作酥煎令熟作無食氣受七日服有一比丘得
風病應服油諸比丘爲乞不得而得油麻以是白佛
佛言應使淨人作油作無食氣受七日服有一比丘
得熱病應服石蜜諸比丘爲乞不得而得甘蔗以是
白佛佛言應使淨人作石蜜作無食氣受七日服諸
比丘不知幾時應熟以是白佛佛言以杓舉瀉相續
不斷爲熟有諸比丘得風病應服牛驢駱駝鱣脂諸
比丘爲乞不得而得四種肥肉以是白佛佛言應使
淨人煮接取膏更煎若時煮時煎時漉非時受不得

經宿服若時煮時煎時漉時受得七日服有諸比丘
得秋時病應服根藥以是白佛佛言一切根藥聽服
果藥亦如有諸比丘得秋時病應服草藥以是白
佛佛言聽一切草藥聽服有比丘風病應取汗以是
白佛佛言聽取有比丘風病應服赤白諸鹽以是白
佛佛言聽服有比丘風病應合和小便油灰苦酒用
摩身體以是白佛佛言聽合和摩之有比丘患疥瘡
欲治以是白佛佛言聽治有比丘患癰應以刀破藥
塗以是白佛佛言聽有比丘患脚須著熊皮靴熊膏
塗復須用麴蛇皮熊膏酥著苦瓠中漬以是白佛佛

言皆聽有比丘隱處癰醫爲刀破佛經前過醫白佛
言刀已至大便門世尊視之佛言此是難護之處若
使凡夫命過便失大利從今不聽刀破隱處犯者偷
羅遮有比丘得時行熱病佛言應服吐下藥消息節
量食隨病食有比丘患眼佛言聽作眼藥時離婆多
非時食石蜜阿那律語言莫非時食我見作石蜜時
擣米著中彼卽生疑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阿那律汝言見作石蜜時擣米著中彼何故爾答
言作法應爾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已告諸比丘從
今若合藥如此者聽非時服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

世尊若時藥非時藥合受應幾時服佛言應從時藥
不得非時服七日藥終身藥亦如是又問若非時藥
七日藥合受應幾時服答言應從非時藥不得經宿
服終身藥亦如是又問若七日藥終身藥合受應幾
時服答言應從七日藥不得終身服

第三分第八食法

佛在波羅奈國爾時五比丘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
言世尊我等當於何食佛言聽汝等乞食復白佛言
當用何器佛言聽用鉢時諸比丘乞得粳米飯不敢
受以是白佛佛言聽隨意受食時諸比丘乞或得種

種飯或得種種餅或得種種麴或得種種熟麥豆或得種種燒麥及粳米等或得種種羹或得種種苦酒及醬或得種種鹽或得種種肉或得種種魚或得種種乳酪或得種種菜或得種種根藕根等或得種種莖甘蔗等或得種種果菴羅椰子等皆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皆聽隨意受食佛在毗舍離時世饑饉乞食難得諸比丘持食著餘處失之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共食一處宿者不致此苦以是白佛佛言聽共食一處宿諸比丘於餘處作食失之復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於住處作食者不致此苦以是白佛佛言

聽在住處作食諸比丘雇人作食與價與食彼人復偷作是念若佛聽我等自作食者可無此費以是白佛佛言聽自作食諸比丘既自作食求人授之復索雇直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自持食求不倩雇人授者可無此費以是白佛佛言聽自持食求不倩雇人令授諸比丘得水果無人授以是白佛佛言聽如木想取食諸比丘得池果無人授以是白佛佛言聽就池水受諸比丘欲食果無淨人使淨以是白佛佛言聽先去核然後食之佛在毗舍離爾時世尊患風阿難自煮藥粥上佛佛問阿難誰煮此藥答言是我所

律
煑佛告阿難我先聽諸比丘共食宿住處作食自作
食自持從人受汝等今猶用此法耶答言猶用佛言
汝等所作非法我先饑饉時聽今云何猶用此法從
今犯者突吉羅佛在舍衛城問阿難我先聽諸比丘
如木想取木果就池水受池果無淨人淨果先除核
食汝等今猶用此法不答言猶用佛言汝等所作非
法我先饑饉時聽今云何猶用此法從今犯者突吉
羅時舍衛城中有優婆夷字須卑信樂佛法見法得
果歸依三寶常請一切僧供給湯藥彼於後時來入
僧坊見一比丘服吐下藥問言大德今何所須答言

我吐下虛乏思欲食肉語言大德我明日當送願爲
受之於是歸家晨朝遣人持錢買肉爾日波斯匿王
有令若有殺者當與重罪買不能得還白如此復更
與錢令遍求之語言勿計價直若一錢得如一錢大
亦當買之猶不能得優婆夷作是念我昨已許若不
得者彼或命過卽持利刀入屋割脰裏肉與婢令煑
送與比丘比丘得便食之病卽除差時瘡行還不見
其婦行來出入卽問須卑何在答言在內病卽入問
言何所患苦婦具以事答瘡言恐汝此病無復活理
及未死頃可請佛及僧明設中食婦言甚善卽令瘡

請佛及僧頭面禮足白佛願佛及僧明日顧食佛默然受還歸其家通夜作多美飲食晨旦敷座遣白時到佛與衆僧前後圍遶往到其家就座而坐堦自行水佛不受之語言呼須卑優婆夷令出卽遣人語世尊呼汝答言可以我名問訊世尊病不堪出卽以白佛佛猶呼之如是至三乃以衣輦至佛所旣見世尊瘡卽除愈肉色如先生希有心我有如是大師及諸同梵行人歡喜踊躍手自下食食畢行水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爲說隨喜偈如爲毗蘭若所說更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還歸所住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彼比丘汝昨食何等答言食肉又問肉美不答言美佛言汝愚癡人云何不問而食人肉從今食肉不問犯突吉羅罪若食人肉偷羅遮有諸比丘食象肉波斯匿王象死輒送諸鬼神以沙門食象肉故便殺諸象比丘使淨人取肉持還諸居士見譏訶言此沙門釋子無肉不食過於鴟鳥云何噉此不淨毘穢來入我家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食象肉突吉羅馬肉亦如是諸比丘食師子肉虎肉豹肉熊肉

諸獸聞氣遂殺比丘諸居士見問何故爾有人言由食其類肉便譏訶乃至告諸比丘亦如上從今食此四種肉突吉羅諸比丘食狗肉諸狗聞氣隨後吠之諸居士見問言狗何以偏吠比丘有人言由食狗肉便譏訶乃至告諸比丘亦如上從今食狗肉突吉羅諸比丘食蛇肉諸居士譏訶善自在龍王化作人身來詣佛所稽首白言我諸龍等有大神力作種種形色遊行世間今諸比丘食蛇肉或能是龍傷害比丘願佛制諸比丘不食蛇肉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遣還所住佛以是事集諸比丘以善自在龍王

語告諸比丘從今食蛇肉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長者請佛及僧諸長老比丘問佛言世尊若人請僧爲請誰佛言若正趣正向人皆已被請諸比丘作是念如此諸人四方及天上無處不有我等將無犯別衆食耶便不敢往以是自佛佛言若於界內別請四人已上名別衆食若次請不犯有諸比丘作是念諸比丘尼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在界內將無犯別衆食耶以是自佛佛言若請僧應二衆食比丘及沙彌若請二部僧應五衆食比丘比丘尼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有諸

凡夫坐禪比丘作是念如世尊說若請僧正趣正向人皆已被請我今凡夫未是正趣正向將無食不與取食以是白佛佛問彼諸比丘汝等不爲解脫出家耶答言我爲解脫佛言若請僧時聖人坐禪人皆應食有諸誦經凡夫比丘作是念我非坐禪亦如上生疑以是白佛佛言誦經人亦應食有諸勸佐衆事凡夫比丘作是念我非坐禪誦經亦如上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勸佐衆事人亦應食告諸比丘若請僧時除惡戒人餘一切僧皆應食佛遊阿那頻頭邑彼邑有一大臣名好少請佛及僧辦多美飲食明日食時敷

座自白食具已辦唯聖知時時諸比丘更受他前食請皆已飽滿佛與大衆前後圍遶往到其家就座而坐好少大臣手自斟酌而諸比丘皆不能食大臣言何不自恣食爲謂食少爲不甘口耶諸比丘答言食非不甘亦不謂少朝已飽食是以不能耳彼大臣便瞋恨言云何旣受我請於餘飽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已受他請聽歡畫不成字粥若得強粥及食應語主人我先已受請可施餘人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從王舍城向毗舍離二國中聞有王舍城長者名象行將五百乘車從毗舍離來

遙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發歡喜心前到佛所
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有少石蜜欲奉世尊及比丘
僧佛默然受即便自下諸比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
讚歎少欲知足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飢時食渴
時以水和飲彼長者行一瓶不蜜遍佛大衆猶故不
盡白佛言我一瓶石蜜行遍大衆而猶有餘更應與
誰佛言汝可持著無生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受教著
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烟起作聲如燒鐵投水長者恐
怖還以白佛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所謂施論
戒論生天之論欲爲過患在家染累出家無著次爲

說諸佛常所說法苦集盡道即於座上遠塵離垢於
諸法中得法眼淨佛復前行有一工師其女善能作
羹請佛及僧純以羹施用當後食諸比丘不敢食言
佛未聽我等以羹當食以是白佛佛言聽作後食意
食佛漸遊行到毗舍離住獼猴江邊重閣講堂有一
將軍名曰師子是尼犍弟子聞佛世尊來遊此城有
大名聲稱號如來應供等正覺歎言善哉願見如是
請佛即嚴駕出遙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前到
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爲說種種妙法乃至苦
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即從座起胡跪白佛願

佛及僧明日顧我薄食佛默然受之將軍知受已還歸其家勅市買人此間所有死肉莫計貴賤盡皆買之如教悉買通夜辦種種美食晨朝敷座自往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前後圍繞往到其家就座而坐將軍手自下食歡喜不亂時諸尼健聞師子將軍請佛及僧極設餽饍生嫉妬心卽於街巷窮力唱言師子將軍叛師無義今乃反事沙門瞿曇手殺牛羊而以供養諸比丘聞不敢食師子將軍胡跪白佛此諸尼健長夜毀佛我今乃至絕命終不故殺願勅比丘勿生嫌疑自恣飽食佛卽告諸比丘隨

意飽食食畢行水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爲如前說隨喜偈從座起去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有三種肉不得食若見若聞若疑見者自見爲已殺聞者從可信人聞爲已殺疑者疑爲已殺若不見不聞不疑是爲淨肉聽隨意食若爲比丘殺比丘及沙彌不應食聽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食若爲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殺亦如是時摩竭國鴉伽國迦夷國拘薩羅國跋耆國滿羅國蘇摩國此諸國人聞佛出世有大威德弟子亦爾皆來雲集毗舍離城城中家家各各七寶車馬僮從皆已側塞餘有

萬二千乘車城中不受營住城外皆競持時食非時
食七日食終身食奉佛及僧積於中庭遂成大積縱
橫狼籍塵土汙泥鳥獸集斂世尊行房見顧問阿難
何故有此飲食棄於中庭具以事答無有安處所以
致此佛讚少欲知足告諸比丘今聽以中房白二羯
磨作安食淨處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以某房作
僧安食淨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
以某房作僧安食淨處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
僧已以某房作僧安食淨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
是持僧食盡後諸比丘於中煮羹粥合湯藥食前食

後初中後夜有刀机男女狗吠之聲佛問阿難何故
房中有此諸聲具以事答佛種種訶責言云何於僧
房安食淨處作食合藥從今犯者突吉羅佛在王舍
城諸比丘得秋時病爲合湯藥作隨病食故時非時
皆入聚落遭火水劫賊有衣鉢難梵行難身命難有
一織師中路起屋於中織作見諸比丘時非時入聚
落便語言若有所作可於此作欲有所留亦可留此
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聽於白衣舍作淨屋遂
復鬧亂主人妨其織作織師作是念我本爲織作此
屋今旣不得織便當近以施僧作淨屋卽以施僧諸

比丘以是僧屋不敢復於中作食合藥以是白佛佛言聽於施僧淨屋中作食有諸比丘新作住處未有僧淨屋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作新住處應先指某處作淨地便可以食置中若未羯磨比丘不得入中至明相出一住處諸比丘久已捨去後來比丘不知何者是淨屋以是白佛佛言若十二年空聽諸比丘隨意更作淨屋有一住處無僧淨屋復未十二年比丘後來不知何處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若有非行來及不須用處應權以作淨處有諸比丘著食淨屋中爲人所偷以是白佛佛言應羯磨中房作

淨處有諸比丘欲羯磨一房牆內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一房齊屋溜處作行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中庭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房一角或半房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机架作淨處安食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要應依地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欲羯磨重屋上層作淨處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欲羯磨重屋下及通結作淨處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乘作淨處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欲通

羯磨僧坊內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應白二羯磨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一住處共住共布薩共得施僧今結作淨地除某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一住處乃至除某處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已結作淨地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在王舍城爾時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荼有大福德婦兒兒婦及奴婢皆有福德長者入舍時空中雨穀出然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無有窮盡兒捉金囊瀉出真金注而不竭兒婦出米一斛得家內外一月日食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輒成七壟其婢

磨半兩塗香塗家內外亦不減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瓶沙王聞亦欲往視不豫勅外忽與眷屬而至其家長者聞王來至卽出迎之見王問訊善來大王願垂臨幸王問言汝先聞我來不答言不聞王言我軍衆多不可卒供長者白言我自供王及諸大臣兒供太子婦供後宮奴婢足供一切士卒穀草亦足供軍象馬願便賜降王到其家坐已語言吾聞長者及婦兒兒婦奴婢皆有福德今悉欲見答言不敢有隱卽勅除倉中米掃灑左右更敷御座請王入坐然後入倉自然五穀空中雨下王甚奇歎復欲見其婦福德

之力卽取一器飯著於婦前婦取分布一切軍衆皆悉克足猶不減盡復欲見兒福德之力卽勅捉一金囊瀉金獻王及與大衆皆隨意取而亦不竭復欲見其兒婦福德之力卽勅出一斛米供王大衆一月不盡復欲見其奴福德之力卽勅令耕輒成七壟復欲見其婢福德之力卽勅令磨半兩塗香塗半由旬內聞之不異遍塗人衆猶故不盡王與大衆見福德力莫不歡喜卽便還宮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人間到跋提城文茶長者聞佛世尊今來到此罔林樹下欲出奉迎禮拜問訊諸外道聞

便往語言汝勿出迎沙門瞿曇沙門瞿曇應來見汝何以故汝福德過人一切沙門婆羅門國王長者無不應來詣汝門者長者聞已此心便息後復作念沙門瞿曇到此已久不來見我彼道必勝何緣安住不往修敬便嚴駕出城遙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前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爲說種種妙法乃至苦集盡道卽於座上得法眼淨便從座起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食佛默然受長者還家辦多美飲食明日食時自行白佛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前後圍遶往到其家就座而坐長者手自下食食畢

行水與家小大於佛前坐佛爲說種種妙法乃至苦
集盡道皆得法眼淨受三歸五戒長者白佛言世尊
我婦及兒兒婦奴婢皆云是已福德竟是誰力願佛
說之佛言汝等共有此福又問云何共有答言昔王
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婦有一兒兒又有婦其家
止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一辟支佛來就乞食織
師言汝等但食以我分與婦言持我分與兒乃至奴
婢亦皆云爾辟支佛言汝等皆已捨分與我善心爲
畢便可各分少許與我使汝食不少我亦得足卽人
減一匙已滿彼鉢辟支佛得食食已於虛空中現種

種神變然後乃去彼諸人命終生四天王天壽盡上
生忉利天展轉至于他化自在天如是七返餘福來
生爾時織師眷屬今汝等是於是長者在佛前請僧
言我今請一切僧修無限施若有所須隨時多少皆
從我取諸比丘不敢受念言佛未聽我等受無齊限
施以是白佛佛言聽隨意受有諸比丘欲遠行從索
道糧長者卽使人賞金銀錢物送之旣至所在所長
甚多使還白言所賞資糧今大有餘長者語言我已
爲施不應還取汝可持至僧房施僧卽以施僧諸比
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僧淨人爲僧受以易

僧所須物諸比丘不應知事於是世尊從罔林遊行
人間文荼長者賞食具隨後欲於曠野無人處設之
千二百五十象千二百五十牝牛千二百五十特牛
人載五百乘車種種美食既至曠野頓止之處通夜
辦之明日晨朝於一象蔭下敷一比丘座最大象蔭
敷世尊座時到白辦諸比丘不敢坐念言佛未聽我
等在衆生蔭下坐以是白佛佛言聽坐衆坐已定長
者先令一人穀一牛乳與一比丘諸比丘不敢受念
言佛未聽我等飲熟牛乳以是白佛佛言聽飲飲已
長者手自下食食畢行水在佛前坐佛爲說隨喜偈

如爲毗羅若說更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還歸
其家佛與大衆從座起去漸漸北行向罽那編髮外
道住處罽那聞佛釋種出家成如來應供等正覺今
暮當至作是念過去諸仙修梵行者中後不食而飲
非時諸漿所謂菴婆果漿閼婆果漿周陀果漿波樓
果漿蒲萄果漿俱羅果漿甘蔗漿蜜漿沙門瞿曇亦
應飲此吾當豫辦至便設之辦已與五百弟子出迎
世尊遙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益生歡喜前至
佛所立慰世尊善來瞿曇顧我室坐佛卽到其家與
諸比丘次第而坐梵志便下非時漿諸比丘不敢受

念言佛未聽我飲非時漿以是白佛佛言聽飲諸比丘復問佛以何因緣得飲佛言渴便得飲梵志復作是念我今當爲瞿曇諸沙門辦仙人食以供明日卽作粿米粟米稗米粳米拘留米飯明日食時白食已辦佛與大衆俱就其坐梵志手自下食諸比丘不敢食念言佛未聽我等食仙人食以是白佛佛言聽食食畢行水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爲說隨喜偈如爲毗羅若說更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便從座起向阿牟聚落時彼有剃頭師父子出家聞世尊欲至作是議此諸居士不敬三寶佛若至此必無人設粥我

等當共爲人剃頭取直作之議已卽行得物辦粥晨旦請佛及僧僧旣食已佛問二比丘汝等云何得辦此粥具以事答佛種種訶責言汝所作非法云何賃與白衣剃頭從今若剃頭師出家不聽畜剃刀犯者突吉羅佛次之波旬邑波旬諸力士聞佛欲至卽共議言若不出迎罰金錢五百皆與大小出迎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卽請佛及僧夏安居四月佛默然受諸力士知佛受已或有一人辦一日食或二日乃至十日或二人共辦一日乃至十人共辦一日或但供前食或但作粥者

或但作怛鉢那者時有一人字盧夷是阿難白衣時
親友問諸比丘阿難今在何許答言阿難敬佛法僧
今在佛後彼卽到阿難所禮足却住阿難語言我見
汝迎佛甚用歡喜答言我非敬佛故來但親族共要
若不出迎佛罰金錢五百是以來耳阿難聞已爲之
悵然如何我親友而不敬信佛法衆僧卽至佛所白
言世尊我願此人信敬佛法佛語阿難此人信佛不
難汝勿懷憂佛卽以慈心遍滿其身已進入房中閉
房而坐盧夷於後思念世尊如犢慕母見衆多比丘
露地經行問言佛在何處諸比丘指示言在彼閉戶

大房中汝可徐往警咳扣戶世尊憐愍汝故當爲汝
開卽如語得開盧夷入已手捧佛足自稱姓名稽首
作禮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所謂施論乃至苦
集盡道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受三歸
五戒白佛言世尊我願佛及比丘僧恒受我食不受
餘請佛言凡諸學人皆有此願吾已受此諸人夏四
月請無復空缺彼作是念復有何施佛未受者使我
不失如此福田唯未見有設法陀尼者卽便辦之食
時輒行諸比丘不敢受念言佛未聽我等食時食法
陀尼以是白佛佛言聽食爾時毗舍佉母與僧作齋

限施某時取爾所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有諸居士請諸比丘隨已意施諸比丘白佛佛言不應受隨意施施者不應以金銀寶物某色施僧若比丘可其此施犯突吉羅若受應如法治有諸白衣次第請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次第差受諸比丘不知誰應差以是白佛佛言應白二羯磨一比丘作差受請人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比丘作差受請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比丘作差受請人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差受請人僧忍默然故是事如

是持諸比丘便差無智比丘不知次第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差無智比丘若有五法不應差隨欲恚癡畏不知已差未差有諸白衣常作食餉諸比丘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有諸白衣爲僧新作房舍温室浴室竟作施房飲食使比丘往取不知誰應往取以是白佛佛言住其房中比丘應往取佛在毗舍離城時世飢饉乞食難得故諸梵志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種果者可以充飽以是白佛佛言聽種果成實已諸比丘以自手種疑不敢噉以是白佛佛言聽隨意噉有諸比丘就樹上捉果試看生熟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就樹上觸果有諸比丘見果落
非淨地使人拾聚一處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若不知地是淨非淨聽食若知是非淨地不應食
時六羣比丘先取好果噉餘善比丘不得以是白佛
佛言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分果人若果多隨意
食六羣比丘以僧果餉白衣白衣復從餘比丘索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以僧果餉白衣犯者突吉羅有諸
白衣來入僧坊見果從諸比丘乞諸比丘不敢與卽
便譏訶以是白佛佛言應與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
乞食難得故梵志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種菜

者飢時可以足食以是白佛佛言聽皆如上種果中
說若白衣僧地中種菜僧若須得三從索諸比丘使
淨人於非淨處洗菜未竟明相已出生疑以是白佛
佛言無犯諸比丘無淨人不知誰應行僧食以是白
佛佛言比丘應受已行之有諸水器行食肥膩不淨
以瓦石揩洗破壞僧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瓦石
揩洗應沸湯灰洗有酥油蜜瓶應覆蓋無有淨人以
是白佛佛言應用新物覆勿令手近瓶傾翻本無淨
人可正以是白佛佛言應自正但勿使器離地有一
比丘瞋嫌他持其酥瓶著非淨地經宿欲令不復得

食以是白佛言於彼比丘爲不淨酥主比丘得食
彼持著不淨地犯突吉羅諸比丘以船乘載飲食無
淨人御乘行船以是白佛佛言若無淨人聽比丘自
御乘自行船爾時衆僧以車運米有一婆羅門以僧
不淨米一把投車中以是白佛佛言若可別除去若
不可別趣去一把有野狐偷比丘酥瓶著不淨地經
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噉無犯有果樹根在
不淨地枝覆淨地比丘亦在不淨地持飲食著樹枝
上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枝著根爲不淨地
不得食有果樹根在淨地枝覆不淨地比丘亦在淨

地持飲食著枝上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
食無犯有果樹根在淨不淨地枝覆淨不淨地比丘
亦隨在淨不淨地果落淨不淨地經宿不知云何以
是白佛佛言非比丘所爲皆得食無犯有比丘淨地
取土不淨地起屋比丘持食著中謂以爲淨以是白
佛佛言本依地爲淨不淨不得食有比丘不淨地取
土淨地起屋不敢持食著中以是白佛佛言著食無
犯有水漂麀鹿等死肉無淨人取比丘自入水取之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至岸令淨人截去比丘手
所捉處餘得食無犯有住處比丘大得菴羅果食飽

以餘與淨人淨人明日持作羹與比丘比丘不敢食
以是白佛佛言本不作還食意皆聽食無犯有諸比
丘食時不分與不得者諸白衣譏訶言沙門釋子如
猶狸食不相分與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相分與
乃至不分與一人犯突吉羅有一婆羅門持麴寄比
丘比丘持著非淨地經宿明日來取分與比丘比丘
以已著非淨地不敢受食以是白佛佛言本是白衣
麴聽受食無犯復告諸比丘雖是我所制而於餘方
不以爲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於餘方必
應行者皆不得不行

第三分第九迦絺那衣法

佛在舍衛城爾時諸比丘三衣中若須一一衣於僧
中取時阿那律衣壞諸比丘語言大德可於僧中取
物作答言世尊不聽畜長衣我不能使一日成恐犯
長衣罪復有波利邑衆所知識比丘來舍衛城後安
居校一宿不至於婆竭陀安居安居竟十六日擔重
衣冒泥雨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世尊常法慰
問客比丘言汝等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
答言安居和合乞食不乏道路遇泥雨擔衣重極大
疲極諸比丘亦以阿那律事白佛佛以二事集比丘

僧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
今聽諸比丘受迦絺那衣受迦絺那衣得不犯五事
別衆食數數食不白餘比丘行到餘家畜長衣離衣
宿若檀越持迦絺那衣物施僧諸比丘中少衣者應
白二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得此迦絺
那衣物今與某甲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
德僧聽僧得此迦絺那衣物今與某甲比丘誰諸長
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已與某甲迦絺那衣物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得已應卽日浣染打
縫若獨能辦者善若不能成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

丘二三乃至衆多比丘助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
今差某甲某甲比丘助某甲比丘作衣若僧時到僧
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差某甲某甲比丘助某甲
比丘作衣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已差某甲
某甲比丘助某甲比丘作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
是持若衣竟僧所與物比丘應持衣到僧中偏袒右
肩脫革屣胡跪白言僧得此迦絺那衣物已浣染打
縫如法作竟願僧受作迦絺那衣如是白已又起遍
示衆僧諸比丘應答言長老我等隨喜與汝共之然
後僧應白二羯磨受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得此

律
迦絺那衣物浣染打縫如法作竟今受作迦絺那衣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迦絺那
衣物浣染打縫如法作竟令受作迦絺那衣誰諸長
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已受作迦絺那衣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僧所與衣物比丘復應遍行言此
衣僧已受作迦絺那衣諸比丘一一應言此衣僧已
受爲迦絺那衣是爲善受此中所有功德盡屬於我
是中有成受迦絺那衣有不成受迦絺那衣不成受
者若浣染打縫不如法若小若大若是錦綺衣若未
自恣竟受若貪利養若欲故捨五事皆不成受反上

成受有八事失迦絺那衣一時竟二失衣三聞失四
遶去五望斷六衣出界七人出界八白二羯磨捨有
二因緣不得受迦絺那衣一作衣未竟二捨住處去
受迦絺那衣有三十日捨亦有三十日若前安居七
月十六日受至十一月十五日捨若七月十七日乃
至八月十五日受至十二月十六日乃至十二月十
四日捨若後安居八月十六日受至十二月十五日
捨若衣時竟應白二羯磨捨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
聽今捨迦絺那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僧今捨迦絺那衣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說僧

助比丘尼皆犯突吉羅有四種諍一言二教誡三犯罪四事以此事故爲諸比丘結七滅諍法若有諍起得以除滅應與現前毗尼與現前毗尼應與憶念毗尼與憶念毗尼應與不癡毗尼與不癡毗尼應與自言與自言應與多人語與多人語應與草布地與草布地應與本言治與本言治何謂言諍若比丘共諍有言是法有言非法是律非律是犯非犯是重非重是有餘非有餘是麤罪非麤罪是用羯磨出罪不用羯磨出罪是佛所說非佛所說是佛所制非佛所制以此致忿更相罵詈是名言諍何謂教誡諍若比丘

教誡比丘言汝憶犯波羅夷不憶犯僧伽婆尸沙偷羅遮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惡說不彼比丘不喜不受以此致諍是名教誡諍何謂犯罪諍若比丘犯波羅夷乃至惡說又若鬪諍相罵起身口意惡是名犯罪諍何謂事諍僧常所行事一切羯磨及諸有所作以此致諍是名事諍優波離問佛言世尊言諍以幾事滅佛言以現前毗尼多人語滅又問云何得滅答言若比丘與比丘諍是法非法乃至是佛制非佛制僧如法如毗尼如佛教滅若彼言是法是佛教受是忍是名現前毗尼滅何謂現前現前三

種僧現前人現前毗尼現前何謂僧現前僧和合集
是名僧現前何謂人現前共諍人現前是名人現前
何謂毗尼現前應以何法以何律以何佛教得滅而
以滅之是名毗尼現前若如是滅已還更發起犯波
逸提罪又若如是滅言諍言諍比丘不喜聞異住處
有一比丘若二若三乃至一衆聰明智慧解波羅提
木叉作是念往滅此事爲善者應往滅之應先向彼
衆中知法比丘具說本末然後求集僧僧集已應語
言汝且遠去我等共議汝事彼比丘遠去已僧應共
議若彼比丘如實說求我等如法律滅此事者我等

當共如法如律滅之若彼比丘不如實說我等不得
如法如律滅其此事彼言諍比丘亦應共議若僧如
法如律作齊限今日明日後日滅我等事者我等當
於僧中具說本末委僧滅之既至僧中具說本末若
僧作二種語或言應爾或言不應爾不可定者僧應
語言隨汝所取二種語中各四人作斷事僧言諍比
丘各取四人已僧當白二羯磨差之應先再羯磨三
人後羯磨二人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
某甲比丘作斷事人如法如律滅彼言諍若僧時到
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某甲比丘作

斷事人如法如律滅彼言諍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
者說僧已差某甲某甲比丘作斷事人竟僧忍默然
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差無智比丘作斷事人以
是白佛佛言成就五法應差受他語不瞋受他語不
失善察語意問語不問不語語時不笑反此五法不
應差復有五法應差不隨欲恚癡畏不竊語反此五
法不應差若不被差比丘若一若二若三雖聰明智
慧於座中坐欲于亂斷事者僧應驅出若復有比丘
雖多誦習不解其義而于亂斷事者斷事人應語言
經義不如此作如是滅言諍者是名現前毗尼滅若

如是滅言諍時有比丘言應以多人語滅此事僧應
語言汝此語善汝解多人語不若言不解僧應人人
訶言汝不解多人語云何言應以多人語滅此事若
僧不訶皆犯突吉羅罪若言解僧應問以何爲多人
語答言以多人語羯磨滅又問以何知多答曰應行
籌僧復應語言汝所說善汝解幾種行捉籌如法幾
種不如法若言不解僧亦應如上訶若言解僧應令
說有十種行捉籌不如法十種如法何謂十種不如
法若以小事行籌而捉若不知事根本行籌而捉若
以不應求事根本行籌而捉若非法行籌而捉若欲

多不如法行籌而捉若知多不如法行籌而捉若行
破僧籌而捉若行知僧必破籌而捉若不隨善知識
行籌而捉若僧不和合行籌而捉反上爲如法若成
就十四法僧應差作行籌人知十如法又不隨欲恚
癡畏是爲十四僧應作二種籌一名如法二名不如
法唱言若言如法捉如法籌若言不如法捉不如法
籌唱已行之自收取於屏處數若不如法籌多應更
令起相遠坐人人前竊語言此是法語律語佛之所
教大德當捨非法非律非佛所教如是語已復更行
籌若不如法人猶多應復唱僧今未斷是事可隨意

散後當更斷如是不應以非法斷事若如法人多應
白二羯磨滅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以多人
語滅此諍事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
今以多人語滅此諍事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
僧以多人語滅此諍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名以多人語滅言諍優波離復問佛教誡諍以幾
事滅佛言以現前毗尼憶念毗尼不癡毗尼本言治
滅又問云何得滅答言若比丘問一比丘言汝憶犯
重罪波羅夷及波羅夷邊罪不答言不憶又再三問
答亦如初如是比丘僧應白四羯磨與憶念毗尼不

應從彼比丘而治其罪被問比丘應至僧中偏袒右
肩脫革屣禮僧足胡跪白言我某甲比丘彼某甲比
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
夷邊罪不我亦再三答言不憶今從僧乞憶念毗尼
願僧與我憶念毗尼使彼不復數數問我如是第二
第三乞僧應籌量此比丘先不缺戒威儀如法不身
口意行清淨不好學戒不向一比丘語二人三人及
僧語不異不僧如是籌量若知此比丘先缺戒具諸
不善者不應與若知不犯波羅夷及波羅夷邊罪應
白四羯磨與憶念毗尼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

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
我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我亦再三
答言不憶今從僧乞憶念毗尼願僧與我憶念毗尼
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僧今與某甲憶念毗尼使
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
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彼某甲比丘再
三來至我所問我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
罪不我亦再三答言不憶今從僧乞憶念毗尼願僧
與我憶念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僧今與某
某甲憶念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誰諸長老

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某甲比丘憶念毗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毗尼憶念毗尼滅教誡諍若比丘至比丘所語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彼比丘答言不憶我先狂心散亂心病壞心多作非沙門法又再三問答亦如初如是比丘僧應與不癡毗尼不應從彼比丘而治其罪彼比丘應至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禮僧足胡跪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我亦再三答言不憶我先狂心散亂心病壞

心多作非沙門法今從僧乞不癡毗尼願與我不癡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如是我三乞僧應籌量此比丘先不缺戒威儀如法不身口意業清淨不好學戒不向一比丘語二三比丘及僧語不異不若僧知其先有如此諸惡不應與若不爾應白四羯磨與不癡毗尼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從僧乞言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我亦再三答言不憶我先狂心散亂心病壞心多作非沙門法今從僧乞不癡毗尼願與我不癡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

我僧今與不癡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從僧
乞言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乃至僧今與不癡
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誰諸長老忍默然
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已與某甲比丘不癡毗
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毗尼不癡
毗尼滅教誡諍若比丘至比丘所問言汝憶犯重罪
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答言不憶三問乃答言我
憶犯輕罪又再問汝犯輕罪猶不語人況復重罪汝
善思之答言我都不憶復更問乃答言我憶犯波羅

夷若波羅夷邊罪作是答已尋復言我不憶犯重罪
向戲言耳如是比丘僧應與本言治本言有二種一
可悔二不可悔彼比丘本言犯重罪應與作盡壽不
可悔白四羯磨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
彼某甲比丘至其所問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
羅夷邊罪不答言不憶再問亦言不憶三問然後言
不憶犯重罪憶犯輕罪又問汝猶不發露輕罪況於
重者汝今諦憶犯重罪不答言不憶又問亦言不憶
至第六問然後言我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
罪作是答已尋復言我不憶犯重罪向言戲耳僧今

與作本言治盡壽不可悔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至其所問
言汝憶犯重罪乃至僧今與作本言治盡壽不可悔
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
與某甲比丘本言治盡壽不可悔羯磨竟僧忍默然
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毗尼本言治滅教誡諍優
波離問佛言世尊犯罪諍以幾事滅佛言以現前毗
尼草布地自言滅又問云何得滅答言若一比丘至
一比丘所偏露右肩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我某
甲犯某罪今向大德悔過彼比丘應問汝自見罪不

答言我自見罪又應問汝欲悔過耶答言我欲悔過
彼比丘應語言汝後莫復作是名現前毗尼自言滅
犯罪諍若一比丘至二比丘三比丘衆多比丘所若
二比丘乃至衆多比丘至一比丘乃至衆多比丘所
亦如是若有比丘鬪諍相罵作身口意惡業後作念
我等鬪諍相罵作身口意惡業今寧可於僧中除罪
作草布地悔過不此諸比丘聽僧中除罪僧應與作
白二羯磨草布地悔過彼鬪諍比丘應盡來僧中偏
袒右肩脫革屣胡跪白言大德僧聽我等共鬪相罵
作身口意惡業後作是念我等共鬪相罵作身口意

惡業今寧可於僧中除罪作草布地悔過不今從僧乞草布地悔過如是三說已皆舒手脚伏地向羯磨師一心聽受羯磨羯磨師唱言大德僧聽此諸比丘共鬪相罵作身口意惡業後作是念我等共鬪相罵作身口意惡業今寧可於僧中除罪作草布地悔過不今從僧乞草布地悔過僧今與某草布地悔過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諸比丘共鬪相罵乃至僧今與某草布地悔過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此諸比丘草布地悔過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毗尼草布地滅犯罪諍何

謂草布地彼諸比丘不復說鬪原僧亦不更問事根本優波離問佛言世尊事諍以幾事滅佛言隨事諍用七事滅若一比丘至一比丘所作非法非律非佛教滅事諍言是法是律是佛教若以此滅事諍名爲非法滅若一比丘至二比丘乃至僧所若二比丘乃至僧至一比丘乃至僧所亦如是若一比丘至二比丘所作如法如律如佛所敎滅事諍言是法是律是佛所敎若以此滅事諍名爲如法滅若一比丘至二比丘乃至僧所若二比丘乃至僧至一比丘乃至僧所亦如是

第四分第二羯磨法之一

佛在舍衛城爾時有一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不知云何問諸比丘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是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今聽僧與彼比丘作白四羯磨六夜行摩那埵犯罪比丘應偏袒右肩脫革屣禮僧足已胡跪白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今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願僧與我六夜行摩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

六夜行摩那埵僧今與某甲六夜行摩那埵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乃至僧今與某甲六夜行摩那埵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某甲比丘六夜行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應日日至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禮僧足胡跪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行摩那埵我今行摩那埵已若干日餘若干日在諸大德憶知過六夜已應從僧乞阿浮訶那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

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夜行摩
那埵僧已與我六夜行摩那埵我六夜行摩那埵竟
今從僧乞阿浮訶那願僧與我阿浮訶那如是三乞
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
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僧已與
六夜行摩那埵彼比丘六夜行摩那埵竟從僧乞阿
浮訶那僧今與某甲阿浮訶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乃至僧今與
某甲阿浮訶那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
二第三僧與某甲比丘阿浮訶那竟僧忍默然故是

事如是持有一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
一夜不知云何問諸比丘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僧白四羯磨與
此比丘作一夜別住法犯罪比丘應至僧中如是白
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
藏一夜今從僧乞一夜別住法願僧與我一夜別住
法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
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從僧乞一夜別
住法今僧與某甲一夜別住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乃至僧今與

某甲一夜別住法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
第二第三僧已與某甲比丘一夜別住竟僧忍默然
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一夜別住竟應從僧乞行摩
那埵乃至阿浮訶那僧亦如上與之有一比丘故出
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行摩那埵於六
夜中復犯亦不覆藏不知云何問諸比丘諸比丘亦
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
彼比丘更從僧乞行摩那埵僧亦應白四羯磨更與
彼比丘行摩那埵彼比丘六夜行竟應復更從僧乞
行本摩那埵僧亦應白四羯磨與之彼比丘更從僧

乞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
藏從僧乞行摩那埵僧與我行摩那埵我於六夜中
更犯不覆藏今從僧更乞行摩那埵願更與我行摩
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
彼六夜行竟復更從僧乞行本六夜摩那埵言我某
甲比丘先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
行摩那埵僧與我行摩那埵我於六夜中更犯不覆
藏復從僧乞行六夜摩那埵我已六夜行摩那埵竟
今從僧乞行本六夜摩那埵願僧與我行本六夜摩
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

律
彼比丘行本六夜摩那埵竟應如上乞阿浮訶那僧
亦如上與之有一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
藏一夜僧與一夜別住於中復犯亦覆藏一夜不知
云何問諸比丘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彼比丘更從僧乞一夜別
住僧亦應白四羯磨更與一夜別住彼一夜別住竟
應復更從僧乞本一夜別住僧亦應白四羯磨與之
彼比丘更從僧乞一夜別住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
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從僧乞一夜別住僧
與我一夜別住我於中復犯亦一夜覆藏今更從僧

乞一夜別住願僧更與我一夜別住如是三乞應一
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彼一夜別住竟復應
更從僧乞本一夜別住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
犯僧伽婆尸沙一夜覆藏從僧乞一夜別住僧與我
一夜別住我於中復犯亦一夜覆藏復從僧乞一夜
別住僧復與我一夜別住我已一夜別住竟今從僧
乞本一夜別住願僧與我本一夜別住如是三乞應
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彼比丘本一夜別
住竟應如上乞行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竟復應如
上乞阿浮訶那僧皆應如上白四羯磨與之有一比

律
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僧如上與一夜別住於中復犯亦覆藏一夜僧復如上更與一夜別住行竟僧復如上與本一夜別住行竟僧復如上與六夜摩那埵於中復犯不覆藏復如上與六夜摩那埵彼六夜行竟僧復如上與行本摩那埵行竟然後如上與阿浮訶那若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乃至衆多覆藏二夜乃至衆多夜僧若與別住者但計覆藏最久者隨日數與別住若僧與別住後於中更犯若覆藏僧應隨日更與別住若不覆藏僧應如上與六夜摩那埵更別住竟摩那埵竟僧復應如上更與

本別住與本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若於中復犯僧復應與六夜摩那埵行竟僧復應如上與本摩那埵然後如上與阿浮訶那有一比丘犯二僧伽婆尸沙同覆藏一夜而向僧說犯一覆藏一夜僧與一夜別住一夜別住竟心生悔我實犯二僧伽婆尸沙云何但說一覆藏一夜復來僧中白言我實犯二僧伽婆尸沙同一夜覆藏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更與一夜別住彼比丘應具說上事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有一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覆藏二夜向僧說覆藏一夜僧與一夜別住一夜別住竟

心生悔我實一夜覆藏云何說一夜復來僧中以事
白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僧更與一夜別住彼
比丘應具說上事三乞僧亦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
之有一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覆藏罷道後更出家受
具足戒卽日說先所犯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隨
彼比丘未罷道時覆藏日數與別住有比丘犯僧伽
婆尸沙不覆藏未行摩那埵罷道後還受具足戒已
覆藏以是白佛佛言應隨彼比丘後受戒來日數與
別住若比丘犯二僧伽婆尸沙覆藏一不覆藏一罷
道後還受具足戒已先所不覆藏更覆藏先所覆藏

更不覆藏應隨彼比丘前覆藏至罷道日數後覆藏
從更受戒日數與別住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覆藏
罷道後還受具足戒已復覆藏應隨彼比丘前後覆
藏日數與別住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罷道
後還受具足戒已亦不覆藏應與其六夜摩那埵若
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作沙彌狂心散亂心病壞心僧
與作不見罪羯磨不悔過羯磨不捨惡邪見羯磨皆
如罷道說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數多少或一罪
或異罪覆藏罷道後還受具足戒已不覆藏或先不
覆藏罷道後受戒已覆藏或先半覆藏半不覆藏後

受戒已先覆藏者更不覆藏先不覆藏者更覆藏或
先後皆覆藏行別住法皆如前說若前後皆不覆藏
行六夜摩那埵亦如上若作沙彌乃至不捨惡邪見
羯磨亦如是若比丘於別住中罷道後還受具足戒
應計先別住日數但更足令足行本別住亦如是若
作沙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亦如是若比丘於行
摩那埵中罷道後還受具足戒足日亦如是行本摩
那埵亦如是若作沙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亦如
是若比丘行別住竟及行本別住竟未與摩那埵罷
道後還受具足戒應令行摩那埵埵若行摩那埵竟及

行本摩那埵竟未與阿浮訶那後還受具足戒應與
阿浮訶那若作沙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亦如是
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所犯數知覆藏日如法從
僧乞別住如法從僧乞摩那埵如法從僧乞本日如
法從僧乞阿浮訶那僧若皆如法與是人名爲清淨
僧若一事不如法與是人不可清淨有二比丘犯僧
伽婆尸沙一比丘知犯一比丘不知犯俱覆藏以是
白佛佛言知犯者應與別住不知犯者應與摩那埵
憶不憶亦如是有二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比
丘作一想一比丘作異想或言是波羅夷或言偷羅

律

彌沙塞部卷二十三

遮乃至惡說以是白佛佛言作一想者應與別住作
異想者應與摩那埤有諸比丘或行別住時或行摩
那埤時或阿浮訶那時命過諸比丘以是白佛彼爲
具戒命過爲是破戒命過佛言皆是具戒有比丘犯
僧伽婆尸沙不知罪數亦忘覆藏久近以是白佛佛
言從其憶犯已來與別住疑亦如有比丘於一切
人覆藏有比丘於彼人覆藏於此人不覆藏有比丘
在此土覆藏在彼土不覆藏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一切覆藏名爲覆藏若於和尚阿闍黎所敬畏人聞
覆藏不名覆藏於餘人聞覆藏名爲覆藏若於此土

以多人識重不欲令知覆藏不名覆藏於彼土覆藏
名爲覆藏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三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卷二十三 字六千八百三十五
該銀三兩零七分六厘
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裏楚釋宗鏡對

律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三

六

三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

第四分第二羯磨法之二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佛在拘舍彌城爾時有一比丘犯戒不知所犯語諸
比丘諸比丘或謂有犯或謂無犯謂無犯者語言汝
不犯戒彼聞已便生不犯戒想謂有犯者語言汝犯
戒應自見罪悔過勿汙染梵行負人信施長夜受苦
彼比丘言我無所犯云何應自見罪悔過謂犯戒諸
比丘便與作不見罪羯磨被舉已便入拘舍彌城求
助伴黨語言我不犯罪彼諸比丘強言我有罪與我

律

彌沙塞部卷第二十四

一

永四

作不見罪羯磨是爲羯磨不成諸大德當如法如律
救助於我復往城外諸比丘所如上求助諸比丘聞
皆共佐助爾時世尊知僧已破從座起往到助彼被
舉比丘衆中語言汝等莫作是語言彼此比丘不犯罪
若彼此比丘實不犯罪而被舉者汝等猶應語言應自
見罪悔過彼便當作是念若我言不見罪僧當與我
作不見罪羯磨不共我住不共我布薩自恣作諸僧
事汝等以此致諍令僧不和別住生諸塵垢當畏此
事應令彼人自見罪悔過世尊說此已復至舉罪比
丘衆中語言汝等勿強舉他罪若彼實犯罪僧語應

一

弘明書卷二十四

一

說

自見罪彼若言我無罪可見僧猶應籌量若我等與
作不見罪羯磨不共住不共布薩自恣作諸僧事以
此致諍更相罵詈令僧不和別住生諸塵垢汝等當
畏此事捨置勿舉諸比丘雖聞佛語猶諍不息便於
食上高聲罵詈更相打擊佛復告言不應相罵不應
食上高聲犯者皆突吉羅若相打者偷蘭遮諸比丘
雖聞佛語猶諍不息便於界內別作僧事佛復告言
若僧已破於界內別作羯磨如法如律者亦名羯磨
成就所以者何二部異見不同住故不同住有二種
有自作不同住有僧羯磨與作不同住諸比丘雖聞

一

弘明書卷二十四

一

永四

佛語猶諍不息佛復告諸比丘汝等勿共鬪諍更相
誹謗更相罵詈應共和同集在一處如水乳合共弘
師教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安隱住佛雖法主我等
自知佛三止之諸比丘答亦如初佛復告諸比丘乃
往過世拘薩羅國有王名曰長壽所統處少兵衆寡
弱隣國迦夷王名梵達所統處廣兵衆強盛漸漸侵
奪遂吞其國梵達王得長壽王一臣甚寵遇之任以
國事時長壽王赤身將婦作婆羅門向波羅奈國住
陶師家婦忽作是念願得日初出時四衢道中四種
兵戰磨刀汁飲念已白王若此願不遂於此便死王

言此不可果汝今此病必死無疑復語婦言若梵達
聞此知我所在必反縛我打驢鳴鼓分裂我身作五
分矣汝可小待吾當密就先臣問此意故語已便往
具以問之先臣答言須見夫人當自相之便往至夫
人所遙見夫人便偏袒右肩頭面作禮三反稱言夫
人今懷大福德子拘薩羅國國嗣有繼復語王言明
旦當使夫人所念得果語已便還梵達所白言大王
知不有如是星出應集四種兵明旦日初出時在四
衢道作兩陣共戰而皆磨刀以禳其災若不爾者必
大凶衰梵達王言便可爲之於是大臣卽勅嚴四種

兵明旦日初出時於四衢道兩陣共戰而皆磨刀密
令夫人住於一處以磨刀汁與之夫人卽飲長養於
胎月滿生子顏貌姝妙字曰長生至年十歲父語之
言梵達侵奪我國我與汝母逃走至此其日已久汝
復長大彼或得聞父子便當一時併命汝可遠去勿
戀父母長生悲泣禮父母足遶三匝而去修學伎藝
算書射術乘調象馬音樂之事莫不過人徧奉象師
盡調象術長壽王昔剃髮人後與梵達作剃髮人往
至其所求令剃髮彼卽識之不敢藏隱具問舍止逃
伏所在以告梵達梵達聞已卽勅收之反縛夫婦打

律

弘治集部卷二十四

三

三

驢鳴鼓遍令里巷於四衢道分作五分受教卽收長
生聞之便往道側見已內崩便作是念父母之怨不
同天地我今云何而安忍此匹夫之誠足以有感恩
欲沒命以報讎恥父遙見之知其必懷報怨之念便
如狂人高聲獨語汝莫見長亦莫見短以怨報怨怨
無由息報怨以德其怨乃已順父母心乃曰孝子率
情肆忍非吾謂道于時觀者咸言長壽王怖懼狂語
唯長生聞深得父意尅已祇承情得暫息雖內崩絕
而不形外卽自抑奪還象師所而猶不忘報怨之術
後於象廐中夜彈琴其聲清和梵達聞之卽問廐中

律

弘治集部卷二十四

四

永四

誰能作此答言某甲象師有一弟子是其所作卽呼
令更彈聞已念言自我爲王未曾聞此遂便信任恒
在左右彼王後時嚴四種兵將諸宮人羣臣太子田
獵遊戲衆兵四散競逐諸鹿長生時御王車逸出軍
前三由旬人無覺者王體疲極語長生言我欲小卧
汝能護我不答曰王但安眠我能護王王卽往樹下
枕其膝眠王防身劍自然拔出在長生前長生見之
便生是念此王於我有是大怨今日之遇豈可不乘
卽起捉劍欲刎王頸尋復念言父母恩重過於二儀
臨終勅我汝莫見長亦莫見短以怨報怨怨無由息

我今云何而違此論卽還致劍侍寢如故王便驚覺
長生問言王何故驚答曰我夢長壽王子執劍欲斷
我命長生言此空野中何緣忽有長壽王子必是山
神恐怖王耳王但安寢勿懷憂慮如是至三王最後
眠長生復作是念父母臨終誨我苦切報怨以德其
怨乃已向來云何三欲違逆從今尅念事王如親終
不復生一毫害意作是念已王覺大喜長生問言何
故大喜答言我夢長壽王子欲事我如親不復懷害
是以大喜於是長生卽白王言長壽王子卽我身是
王害我父母我志欲殺王三復遺勅王所以免然此

心難保後或復生願王圖之勿貽後慮王言我行無道汝父子懷仁我今云何而有圖慮汝施我命誓不相負便卽還軍集羣臣共議若得長壽王子當云何治或言當截其手足或言當截耳鼻或言應以斧銚或言應以木弗灸王卽指言此人便是長壽王子其人已施我命我今亦當以命報之一切不得懷惡意向於是宮中以女妻之左手捉金澡槃右手捉金澡罐灌長生手還其本國復爲拘薩羅王隣國和好如是累世告諸比丘國王世人構此大怨猶以不念反成親厚汝等出家求無爲道如何小事便共鬪諍以

失大利當捨此心還共和同如水乳合共弘師教得安樂住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願安隱住佛雖法主我自知之猶故不捨佛便飛昇虛空說是偈言

更相出諸惡 終無有勝法 僧破成二分

靡不由是事 斷骨奪人命 劫盜牛馬財

破國滅族怨 猶尚得和合 譬兩木相指

俱出火自焚 無所不近及 遇忿亦如之

汝等相罵辱 執而不捨者 怨禍無由息

日夜增根栽 種種惡聲罵 若能不加報

此忍不致怨 有怨自然除 若以怨除怨

怨終不可息 不念怨自除 是則最勇健

世尊說此偈已卽以神力飛到波羅聚落住跋陀婆羅樹下無諸翼從時彼有一大象爲衆象所惱若欲飲水其衆象子前混令濁若欲食草其諸象子於前食取踐蹋汗穢彼象念言我今爲羣象所困寧可避去念已卽去常得清水美草漸向跋陀婆羅林見佛歡喜爲佛取水除左右草佛以此象離衆快樂亦自樂靜而說偈言

二龍自同心 俱患羣衆惱 皆已捨獨逝

今樂此空林

佛說偈已從跋陀婆羅林之舍衛城住祇洹精舍時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外道沙門婆羅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多得飲食衣服布施世尊無著猶若蓮華時拘舍彌城諸優婆塞咸作是言我等今失大利由諸比丘好鬪諍故世尊不住當作方便令其遠去便共立要不復共語及施衣食彼諸比丘亦作是語由我等罪致使世尊捨此而去我今寧可共往佛所苦自悔過便著衣持鉢來詣佛所時舍利弗聞彼鬪諍比丘來與五百比丘俱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拘舍彌鬪諍比丘今來我等當云何待佛

有
告舍利弗汝當聽彼二衆語若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者善待遇之與爲伴黨又問世尊有幾事知彼語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幾事知彼語非法非律非佛所教佛言若成就十四法法言非法乃至是佛所制言非佛所制是爲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反上是法是律是佛所教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聞彼鬪諍比丘來與五百比丘尼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拘舍彌鬪諍比丘今來我等當云何待佛言汝當聽彼二衆語若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者善待遇之應從如法如律如佛教比丘求五事比丘尼半月應從如

法比丘乞教誡人比丘尼要依有如法比丘處夏安居安居竟應從如法比丘請見聞疑罪式又摩那學二歲戒已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若比丘尼犯麤惡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垂摩那垂已應於二部衆各二十人中求出罪若比丘尼僧更有餘事應求如法比丘時給孤獨長者聞彼鬪諍比丘來與五百優婆塞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拘舍彌鬪諍比丘今來我等云何敬待佛言汝當聽彼二衆語若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者受其教誡至於敬待供養悉應平等所以者何譬如真金斷爲二段不得

有異毗舍佉母與五百優婆夷往至佛所白佛佛答
亦如是時阿難見彼比丘入舍衛城便往白佛彼闢
諍比丘已入我當云何爲敷卧具佛言應與邊房若
不足者與中房不得令彼上座無有住處阿難受教
卽敷令住爾得彼被舉比丘於屏處作是念我竟有
罪爲無罪成被舉爲不成被舉羯磨如法爲不如法
我今寧可謹依經律而思惟之旣思惟已知已有罪
成被舉羯磨如法便到伴黨比丘所語言我已自見
罪語諸大德爲我求和合解先羯磨諸比丘便將到
與作不見罪羯磨比丘所語言此比丘已自見罪願

爲解先羯磨於是二部僧將被舉比丘往到佛所頭
面禮足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此
比丘犯罪非不犯罪成被舉非不成被舉羯磨成就
非不成就僧今應與解先羯磨更白二羯磨爲作和
合彼比丘應至僧中禮僧足白言我比丘某甲僧爲
我作不見罪羯磨我今順僧悔過乞解不見罪羯磨
願僧哀愍爲我解如是三說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
此等比丘先共闢諍更相罵詈或言犯或言不犯或
言成被舉或言不成被舉或言羯磨成就或言羯磨
不成就此比丘今自見犯罪非不見犯罪成被舉非

不成被舉羯磨成就非不成就僧今爲解不見罪羯磨還作和合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等比丘先共鬪諍乃至還作和合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爲某甲比丘解羯磨還作和合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羯磨竟應卽與共作和合布薩時優婆塞離問佛言世尊比丘成就幾法得舉事佛言如住自恣中說

佛在瞻婆國住恒水邊去王舍城不遠一住處有一比丘姓迦葉作摩摩諦作是願願四方比丘多來集此令諸優婆塞優婆夷因此多作功德彼住處寬博

於後所願得果時有衆多知識比丘到彼住處迦葉比丘出迎禮拜問訊爲持衣鉢辦洗浴具設過中飲明日供前後食亦施衣服如是多日客比丘共作議言此比丘有慚愧修梵行欲令我等久住我等寧可於此安居作是議已卽便共住迦葉比丘後作是念此客比丘疲極已息知聚落處所我不能復日日勸化供前後食念已便止客比丘恨之復作是議此比丘欲令我等早去定是惡比丘無有慚愧不修梵行我等當與作不見罪舉羯磨議已便共舉之迦葉比丘作是念我爲有罪爲無罪爲成被舉爲不成被舉

羯磨成就爲不成就世尊今在恒水邊當往問之若有教勅我當奉行念已著衣持鉢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慰問言汝從何來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答言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去王舍城不遠有一住處我作摩摩諦從彼處來便以上事因緣本末具向佛說佛言汝不犯罪無罪可見汝便還去安隱住彼迦葉受教禮足右遶而退諸客比丘見其還已復共議言我等不善云何舉此清淨無罪比丘當共至佛所悔過除罪安居自恣竟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慰問言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於何處安

居答言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去王舍城不遠有一住處於彼安居佛問言汝等於彼住處與彼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不答言作又問以何事舉之答言無事佛種種訶責言汝等所作非法不應作此惡業云何與清淨無罪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愚癡既作是事皆生悔心今來悔過唯願哀愍受我悔過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以無事作諸羯磨羯磨皆不成有諸比丘遙作訶責羯磨驅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又遙作別住本日摩那埤阿浮訶那又遙結界解界又

遙解僧所差人更遙差僧未差者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遙作訶責羯磨乃
至遙差僧未差人羯磨此皆不如法羯磨羯磨不成
時六羣比丘於界外作不如法訶責羯磨乃至下意
羯磨作已來入界內語諸比丘言我等於界外與某
某甲比丘作訶責羯磨乃至下意羯磨諸大德當
聽令成如法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於界外作不如法五種羯磨
乃至差僧所未差人羯磨雖還語界內比丘令聽成
羯磨一切皆不成時諸比丘一比丘與一比丘乃至

與衆多比丘作羯磨二比丘乃至與衆多比丘亦如
是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此皆羯磨不成得突吉羅
罪佛又言若作羯磨直羯磨而不成羯磨若羯
磨應前說而後說應後說而前說亦皆不成若羯磨
時有得訶人不同亦不成皆犯突吉羅罪時諸比丘
以餘法餘律作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成羯
磨時諸比丘作非法別衆羯磨非法和合羯磨如法
別衆羯磨如法和合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我不聽三種羯磨唯聽如法
和合羯磨有五種羯磨非法羯磨別衆羯磨似法別

律
眾羯磨似法和合羯磨如法羯磨何謂非法羯磨應
來不來應囑授不囑授有得訶人不同而強羯磨應
白二羯磨而但白不羯磨但羯磨不白或再白不羯
磨再羯磨不白應白四羯磨而但白不三羯磨但二
羯磨不白是名非法羯磨何謂別眾羯磨應來不來
應囑授不囑授羯磨時得訶人不同而強羯磨是名
別眾羯磨何謂似法別眾羯磨應來不來應囑授不
囑授若白二白四羯磨先羯磨後白羯磨時得訶人
不同而強羯磨是名似法別眾羯磨何謂似法和合
羯磨應來者來應囑授者囑授若白二白四羯磨先

羯磨後白羯磨時有得訶人不訶是名似法和合羯
磨何謂如法羯磨應來者來應囑授者囑授羯磨時
得訶人不訶若白二白四羯磨皆先白後羯磨是名
如法羯磨若爲比丘作非法訶責羯磨時僧中有七
人共誣一人言此是非法羯磨一人言此是別眾羯
磨一人言此是似法別眾羯磨一人言此是似法和
合羯磨一人言此是如法和合羯磨一人言成作羯
磨一人言不成作羯磨此七人中二人語如法謂是
非法羯磨不成作羯磨者若爲比丘作別眾訶責羯
磨似法別眾訶責羯磨似法和合訶責羯磨亦如是

若爲比丘作如法訶責羯磨時有七人語二人語如法謂是如法和合羯磨成作羯磨者驅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亦如是有比丘鬪諍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好鬪諍數數有事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訶責羯磨卽共和合欲與作如法訶責羯磨而反作不如法訶責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訶責羯磨亦如是彼比丘復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好鬪諍彼諸比丘爲作似法和合訶責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與作如法和合訶責羯磨便欲共作如法和合訶責羯磨而反作不如

法驅出羯磨乃至反作如法驅出羯磨羯磨皆不成乃至反作下意羯磨亦如是有比丘行惡行汙他家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行惡行汙他家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驅出羯磨便欲共作如法驅出羯磨而反作不如法驅出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驅出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行惡行汙他家彼諸比丘爲作似法和合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與作如法驅出羯磨便欲共作如法驅出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依止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依止羯磨羯磨皆不成乃至反作如法依止羯磨羯磨皆不成乃至

至反作訶責羯磨亦如有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依止羯磨便欲共作如法依止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依止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依止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彼諸比丘爲作似法和合依止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爲作如法依止羯磨便欲與作如法依止羯磨而反作不如法舉罪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舉罪羯磨羯磨亦皆不成乃至反作驅出羯磨亦如有比丘

丘犯罪而不見罪不悔過不捨惡邪見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犯罪而不見罪不悔過不捨惡邪見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舉罪羯磨便欲共作如法舉罪羯磨而反作不如法舉罪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舉罪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比丘作是議此比丘犯罪不見罪不悔過不捨惡邪見彼諸比丘爲作似法和合舉罪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爲作如法舉罪羯磨便欲共作如法舉罪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下意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下意羯磨羯磨亦皆不成乃至反作依止羯磨亦

如是有比丘麤惡語罵諸白衣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麤惡語罵諸白衣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下意羯磨便欲共作如法下意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下意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下意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麤惡語罵諸白衣彼比丘爲作似法和合下意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爲作如法下意羯磨便欲共作如法下意羯磨而反作不如法訶責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訶責羯磨羯磨亦皆不成乃至反作舉罪羯磨亦如是有五種僧四比丘僧五比丘僧十比丘

比丘二十比丘僧無量比丘僧四比丘僧者除受戒羯磨出罪羯磨餘羯磨皆得共作五比丘僧者中國除受戒出罪羯磨邊國除出罪羯磨餘羯磨皆得共作十比丘僧者除出罪羯磨餘羯磨皆得共作二十比丘僧者一切羯磨皆得共作若四比丘僧羯磨第四人非法非毗尼羯磨不成僧有過優波離問佛世尊若僧羯磨時有人訶誰成訶誰不成訶佛言受羯磨人訶爲不成訶若比丘隔壁訶爲不成訶若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訶皆不成訶若同界比丘訶乃至使比丘坐聞爲成訶有三種人不應與解羯磨

若與解爲不成解何謂三若比丘犯罪而不見罪若比丘應悔過而不肯悔過若比丘應捨惡邪見而不肯捨惡邪見是爲三若未與作應與作若已與作羯磨是名善作羯磨若反上未與解羯磨應與解若已與解是名善解佛在舍衛城爾時有二比丘一名般那二名盧醯好共鬪諍亦鬪亂他未生鬪諍便生已生增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二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汝愚癡人所作非法不應作此惡業訶已告諸比丘從今若有如此比丘僧應與訶責羯磨若不罷者應隨其事

白四羯磨重加其罪若有三法應與作訶責羯磨既自鬪諍復鬪亂他前後非一復有三法親近惡知識與惡人爲伴自樂爲惡亦應與作訶責羯磨復有三法破增上戒破增上見親近隨順白衣亦應與作訶責羯磨有三種訶責羯磨不成所訶責人應現在前而遙訶責應問僧言應與作訶責羯磨而不問應使所訶責人自說其過而不使自說復有三法羯磨不成應現前作羯磨而不現前若法別衆應使自說其過而不使自說受訶責羯磨比丘應正順僧何謂正順不應度人不應授人具足戒不應與人作依止

律
不應畜沙彌不應作行籌人若僧差亦不應受不應
教誡比丘尼若僧差亦不應受凡僧所差皆不應受
若行僧事時不得有語不得罵餘比丘不得倚王勢
不得自倚力不得倚親族力唯應依佛法僧力應悔
過自責不逆僧意求解羯磨彼一比丘後正順於僧
改悔自責求解訶責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僧
應白四羯磨與解彼比丘應至僧中禮僧足三乞解
訶責羯磨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好
共鬪諍鬪亂彼此未生鬪諍便生已生增廣僧先與
作訶責羯磨若不罷者重加其罪某甲已正順僧悔

過自責求解羯磨僧今與解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好共鬪諍乃至僧今
與解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
三僧與某甲比丘解訶責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

爾時去舍衛城不遠有菴摩勒林彼林側有長者名
質多羅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菴摩勒林中有比
丘名善法舊住於彼作摩摩諦質多羅長者若請僧
與衣食及施人物時要先語之時舍利弗目連與五
百比丘共遊彼林長者聞之便自出迎到已頭面禮

足却住一面爲說妙法示教利喜已白言願明日受
我客比丘食默然受之知受已還歸其家到善法比
丘所語言我請舍利弗目連明日食大德亦當來食
善法比丘作是念此惡長者意已壞敗由來請僧要
先語我而今請舍利弗目連等五百比丘不使我知
念已語言明日當往長者還歸竟夜辦種種美食世
間珍味無不具有晨朝敷座善法比丘已到見其所
辦奇珍必備以其家壓油便語言汝眾味皆有唯少
一種胡麻餅長者聞已便瞋恚言大德多懷法寶而
出此惡言卽爲說譬昔有賈客從北方擔一雌雞到

波旬國波旬國無雄雞與鳥共合生卵伏乳旣成大
鳥作雞鳴不成作鳥聲亦不得今大德如是多懷法
寶而出此惡音善法比丘聞已便瞋恨言長者若見
罵辱何宜復住今當遠去長者復言大德勿瞋且留
住此我當依常供給衣食如是再三猶不肯住長者
問言大德欲至何處答言欲往佛所長者言若至佛
所願爲問訊世尊具說此事勿令增減答言可爾於
是長者敷座具訖往白時到食具已辦舍利弗目連
大衆圍遶往到彼舍就座而坐長者自下食食畢行
水取小牀於前坐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

起去食後善法比丘還林著衣持鉢往到佛所頭面
禮足却坐一面以質多羅長者所說具白世尊佛便
訶責言汝愚癡人云何以下賤語加彼長者卽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應與如是等比丘作下
意白四羯磨謝彼白衣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
甲比丘以下賤聲加其白衣今僧與作下意羯磨謝
彼白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
比丘以下賤聲加其白衣僧今與作下意羯磨謝彼
白衣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
與某甲比丘作下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復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伴彼比丘謝彼白衣一
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比丘伴某甲比丘
辭謝白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
差某甲比丘伴某甲比丘辭謝白衣誰諸長老忍默
然不忍者說僧差某甲比丘伴某甲比丘辭謝白衣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應將僧所差比
丘往捉白衣手謝言我先作下賤聲相加我今悔過
受我悔過若受者善若不受僧所差比丘應將彼比
丘至眼見耳不聞處教作突吉羅悔過應言某甲比
丘作麤惡語加某甲白衣犯突吉羅罪今向長老悔

律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

三

四

過如是第二第三說然後僧所差比丘獨還白衣所
語言僧已治彼比丘我向亦重治之可受某悔過然
後彼比丘復應來如上辭謝白衣應正順僧如訶責
羯磨中說彼正順僧已悔過自責求解羯磨僧應與
解羯磨羯磨亦如上說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

音釋

襌

如陽切祀除殃也

姝

抽居切美好也

廐

居又切象馬舍也

銕

祖卧切剝研也

楚

限切燔肉器也

罐

音貫汲水器也

醯

馨夷切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該銀三兩五錢四分

武塘智心對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第五分初破僧法

爾時調達第三念言我今破沙門瞿曇僧得大名稱
一切當言沙門瞿曇有大神力而調達能破其僧念
已便語眷屬頻鞞分那婆數般那盧醯伽盧帝舍瞿
伽離騫茶陀婆三門達多等其眾中三門達多最大
聰明語調達言沙門瞿曇有大威德其僧云何而可
得破答言我當於僧中明五法應盡壽持一不食鹽
二不食酥乳三不食魚肉若食善法不生四乞食若

受他請善法不生五春夏八月日露坐冬四月日住
於草菴若受人屋舍善法不生此摩竭鳶伽二國人
皆信樂苦行我等行此五法從者必多足以破之三
門達多聞已亦謂調達可得與佛中分僧衆振名遠
近卽便從之時調達有優婆塞弟子名和修達常供
養調達調達次以語之亦相然可於是調達十五日
布薩時於僧中說上五事自行籌唱言若忍樂此五
法者可捉此籌時五百比丘皆取籌唯除阿難及一
須陀洹比丘時舍利弗目連諸大羅漢皆不在彼布
薩會中調達行籌畢卽與五百比丘和合布薩阿難

及一須陀洹比丘旣不受籌便卽出去往到佛所頭
面禮足以是事曰佛佛因說偈

善人共會易 惡人善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惡會難

時舍利弗目連聞此事往到佛所佛遙見逆歎言善
來舍利弗目連汝等可往調達衆中將五百比丘還
二人受教禮足而去時須陀洹比丘隨阿難來者見
舍利弗目連去卽便啼泣佛問比丘何故啼泣答言
舍利弗目連是佛第一弟子今往調達衆中恐學其
法是以啼泣佛語比丘汝止勿泣舍利弗目連須臾

自當將五百比丘還於是舍利弗目連往詣彼衆三門達多遙見便走語調達言今沙門瞿曇第一弟子舍利弗目連來或破諸比丘意當莫共語亦莫令坐調達自以五法爲道不受其語不著心中舍利弗目連旣至調達便言善來舍利弗目連可就此坐語言若人有智先所未聞聞便受行汝等先是沙門瞿曇第一弟子今復來爲吾作第一弟子不亦善乎舍利弗目連默然不答調達便謂已受其語調達卽効佛常法告舍利弗目連汝可爲衆說法吾背小痛當自消息便四牒僧伽梨枕之右脅著地累脚而卧不繫

念在前須臾眠熟轉左脅著地鼾聲駭人時目連現種種神力如常所說舍利弗說種種妙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梵行之相五百比丘聞已卽於座上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便相語言我等可起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卽從座起與五百比丘俱還佛所時三門達多以足指蹴調達罵言釋奴起舍利弗目連以餘方便將諸比丘去矣調達驚起罵言是惡欲比丘始有善意如何忽生惡心以方便將我比丘去便大怖懼熱血從鼻孔出卽以生身墮大地獄舍利弗目連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卽坐一面

目連白佛言世尊我欲使此五百比丘更受具足戒
佛言不須更受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愚癡故以法
想取籌今但聽僧令作偷羅遮悔過目連白佛言奇
哉世尊調達効佛墮如是苦處佛言調達不但今効
我墮於地獄昔亦曾効我墮於苦處目連又問其事
云何佛言過去世時空閑處有一池水有一大象入
池取藕淨洗而食色力充足復有一象亦効取藕不
洗而食以此致病遂便命終佛因是事卽說偈言
勿得効大象 大象不可効 以効大象故
食泥致死苦

律

彌沙塞部卷二十一

三

佛告目連彼大象者我身是異象者調達是昔效我
故致於命終今復效我受斯大苦目連白佛言奇哉
世尊調達從佛聞法誦八萬四千法藏得五神通如
何而反憍慢世尊佛言不但今世昔亦曾從我聞法
而慢於我目連白佛其事云何答言過去世時有一
象師極善調象王供給甚厚時有一人往請其所語
言教我調象我爲弟子象師卽便教之都無所隱其
人旣知便生嫉心往到王所白言彼人所知不勝於
我云何供給遠不相及王卽呼彼象師問言汝與弟
子孰爲勝負答言願聽却後七日現調象法王卽聽

之象師於七日中更調諸象語進而退語退而進語坐而立語立而坐作如是等反教調象七日期至便於王前與弟子共現調象之術始者二人未有一異王問弟子汝更有異法不答言無復問彼師汝更有異法不答言有王言便可現之卽便反教象皆從之王於是始知弟子前言爲虛便瞋言如何面欺於我彼調象師曰王言此人是我弟子我先教之都無所隱未能盡知便見輕忽今當說譬願王聽之昔有一人於春末月著一重革屣地熱革燥齧破其脚本欲護脚而反更傷我亦如是先教弟子欲望其益而反爲害爾時世尊因說偈言

如人著革屣 本欲護其足 得熱燥急時

而更反自傷 世間惡人 不念恩在已

從師學成術 而反陵誣人

佛言彼象師者我身是也弟子者調達是也世世從吾受學而反輕慢於我目連曰佛言希有世尊舍利弗一說法破調達衆佛言不但今世昔亦曾說法以破其衆又問其事云何答言過去世時有一射師名拘和離有人從學射法六年教之語言應作如是捉弓如是批箭而未教放法弟子後時念言我六年中

學捉弓批箭而未一放今試放之便放箭射一大樹
徹過入地其師聞之問言汝已放箭耶答言已放又
問汝射何處卽示所射之樹師言汝已成射我爲第
一汝爲第二又語言某處有五百賊斷路一切無敢
從中過者汝可往破以清其路可有大功卽與馬車
一乘美女一人并以金鉢箭五百發於是弟子乘車
載女執如意弓帶五百發箭受勅而去正遇彼賊共
分諸物使人邏於要道邏人遙見馳白賊師賊師語
衆人言我等作賊未曾有人獨將好婦於此路行此
必勇健不畏強敵宜共聽過勿得擾之彼人便住一

處令婦持金鉢往賊所稱已名乞食衆賊皆樂其婦
又貪金鉢卽復議言女色如是金鉢如此我等云何
而聽其去賊師又言彼必自量無所畏故敢作此事
且當忍抑慎莫招禍賊衆聞已便與滿鉢美飯婦持
食還復令往語汝等分物與我一分衆賊大忿此爲
何人乃以一夫敢輕大衆當共殺之勿抱此恥賊師
如前語之卽復與分婦得分還復遣語賊言可共我
戰俱不相置衆賊復言此人轉見輕蔑不可復忍賊
師曉喻不能令止勇忿忘難便共齊力往擊彼人彼
人便射一發殺一人四百九十九發殺四百九十九

人餘有一發以俟賊師更相覓便而不能得彼人便令婦裸形賊師前立賊師心亂因此放發卽復殺之於是其婦卽說偈言

雖有利弓箭 未曾落一發 殺傷旣狼籍 如何不生悔

彼人亦以偈答

我有此妙快 弓箭應心手 殺一輒生喜 以何應致悔 吾本行此路 爲人除怨害

不自顧身命 以成勇健名

佛言彼射師者卽我身是射弟子者舍利弗是五百

賊者今五百比丘是賊師者調達是舍利弗昔以一箭破彼羣賊今一說法破調達衆目連復白佛言奇哉世尊調達罵云惡欲比丘便以生身墮大地獄佛言不但今世昔亦曾以惡口生身受大苦又問其事云何答言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厚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今此池水涸竭親厚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卽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龜去龜卽瞋言何豫汝事便失木墮

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有樂

若以財利諍 此惡未爲大 惡心向佛者

斯乃爲大惡 阿浮有百千 尼羅三十六

惡意向賢人 當墮此地獄

佛言彼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墮大地獄告諸比丘我若見調達有一毫善法者終不記墮大地獄受一劫苦譬人没大糞坑若人欲救不見一毫淨處可捉我觀調達亦復如是又告諸

比丘我不見餘法壞人無上道意如名聞利養調達所以破僧由利養故調達成就八非法故破僧利不利稱無稱敬不敬樂惡隨惡知識優婆離問佛云何得名破僧佛言有四事名破僧說五法自行籌捉籌於界內別行僧事又問云何名僧不和合而非破佛言若王助破僧令僧不和合而非破若大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一比丘乃至七比丘助破僧亦如是若不問上座而行僧事是卽不和亦非僧破若不共同食於食時異坐闔諍罵詈亦如是要於界內八比丘分作二部別行僧事乃名

有

弘明集卷二十五

三

爲破又問是中誰破僧佛言作主者又問誰一劫墮
大地獄不可救佛言作主者又問凡破僧者皆一劫
受大地獄苦耶佛言不必皆一劫受大地獄苦有八
人破僧受一劫大地獄苦若法法想說言非法若非
法非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是法若非法
法想說言非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非法若法非法
法想說言非法若非法若非法法想說言非法若非法
法想說言非法若非法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法非

法想說言非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是法

第五分第二臥具法

佛在王舍城爾時頗鞞比丘侍佛左右從時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威儀庠序視地而行有一長者見之作
是念我未曾見如此人比便往問言汝是誰誰之弟
子從誰出家行誰道法時佛始成道世皆稱之爲大
沙門答言我名頗鞞大沙門是我師從彼出家行其
道法長者聞已歎言未曾有已自有如是威儀而從
大沙門出家行其道法又問汝今住何處答言阿練
若處山巖樹下露地塚間是我住處長者聞已倍生

歡喜歎言威儀庠雅所師已勝乃復住止如斯之處
又問敷何敷具答言加尸草狗尸草婆婆草文柔草
及樹葉等下至沙土皆我敷具長者聞已復加喜敬
歎言乃能復作如是少欲又問我若爲大德作房能
受用不答言世尊未聽我等受用房舍又言大德可
以此白佛我亦當自白頻輒默受其語於食後還到
佛所頭面禮足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
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
房舍施彼長者後來佛所遙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
金山內懷喜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說種種妙

法乃至苦集盡道卽於坐上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受
三歸五戒白佛言世尊我欲作房舍施諸比丘願聽
受之佛默然受彼長者知佛聽已從座起前禮佛足
右遶三匝而去卽以其日造六十房舍復作施佛飲
食其家眷屬皆共供辦世間珍味無不必備有破薪
者有取水者作食者掃地者香汁灑地者敷座者散
華者敷高座者時舍衛城有長者名須達多出三十
萬金錢與王舍城人年年來請長者常出一由旬迎
以設大饌不復得出須達多作是念彼或遭王難水
火盜賊人非人難故不迎耶旣至先到其舍見其供

辦種種餽餽問言汝爲婚姻節會爲請王耶答曰非婚姻節會亦不請王又問何故乃辦奇妙飲食答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皆如是我今請之故設此供所以不獲出相迎耳須達多言我亦聞有佛當出於世號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汝今所請爲是佛耶爲是佛耶答言是又問今在何處彼長者卽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右手指佛所在言佛在彼處須達多聞已歡喜踊躍偏袒右肩遙向佛禮三反稱南無佛竟夜念佛疲極得眠其宿世善知識作神護之神作是

念我當令此長者不經病而得見佛卽令夜明須達多謂日已出起趣城門城門自開旣出已門便自閉忽然還聞須達多怖懼念言我向者將不狂耶神知其念卽說偈言

今是趣佛時 若舉一步者 利重千金施 象馬惠不及

又語莫恐莫怖前進前進須臾見佛須達多聞已恐怖卽除卽便前進遙見世尊儀雅殊特猶若金山世尊見之讚言善來須達多須達多聞之歡喜佛乃知我父母所作名字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爲說種種

妙法乃至苦集盡道卽於座上得法眼淨見法得果
已受三歸五戒曰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舍衛城
夏安居如是三請佛皆默然至第四請乃告之言若
住處無有憤鬧寂莫無聲諸佛乃當於中安居長者
曰佛已解世尊願差一比丘爲經營之佛問言汝今
樂誰答言欲得舍利弗佛卽語舍利弗汝便可往爲
經營之舍利弗受教而去時前長者晨朝自往曰佛
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著衣持鉢前後圍
遶往到其舍次第而坐長者手自下食食畢行水曰
佛言世尊我以此園房舍施四方僧佛默然受知佛

受已取小牀於佛前坐佛便爲說隨喜呪願偈

爲遮風寒熱 及障諸惡獸 蔽防雨露塵

亦除蚊蠅患 以施持戒人 坐禪誦說法

若聞解其義 得盡諸苦原

佛說偈已更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便還所住於
是須達長者將舍利弗還舍衛城所經聚落處處唱
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復如是我已請
之於舍衛城安居汝等皆當共安頓處修治道路及
諸橋梁預辦供具以待世尊彼諸人等聞其此唱知
佛世尊當從此過皆大歡喜敬承其語須達長者既

到舍衛作是念何處極好堪作精舍唯此城童子祇
林園果美茂其水清潔流泉浴池香華悉備當買作
之念已往到其所語言我欲買園寧能見與不答言
若能以金錢布地令無空缺然後相與須達便以金
錢布地祇言我說此譬不欲相與須達復言說此爲
價豈得中悔共諍紛紜遂便徹官官卽依法斷與須
達祇問須達何故不惜金寶而買此園須達答言佛
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復如是我已請之於
此安居是以傾竭無所愛惜祇復言若聽我更作園
名名爲祇園精舍者當以相與須達言善卽令人出

傳

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三

論五

金錢布地量樹處所皆補令滿舍利弗然後以繩量
度作經行處講堂温室食厨浴屋及諸房舍皆使得
宜時諸房舍泥治不密風塵蛇鼠壞僧臥具惱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表裏及仰泥僧應畜芥鑿刀鋸
鐸鋤梯橙泥鍤種種作屋之具亦聽塗灑畫之作窗
戶扉扇鈎鎖作戶鈎不聽如刀柄帶著腰中犯者突
吉羅有諸比丘執作塵土汙身須浴佛言聽浴浴處
有泥佛言聽輒砌地安牀板有諸比丘於塚間得敷
具繩牀不敢取佛言聽取若大應截時王舍舍衛二
城中間有一住處諸居士以施諸比丘無有住者佛

言聽諸白衣請摩摩諦留住護視供給所須時諸住處無有籬障牛馬搪揅壞經行處佛言聽周圍作籬掘塹牛馬猶故得入佛言聽種刺棘作援牛馬猶得搪揅佛言聽築牆若累輒塹草瓦覆上聽作門屋亦聽重作聽作兩扉有諸比丘於房內嚼楊枝洗手面及洗脚溼地壞僧臥具佛言不應爾有諸老病比丘寒時不能出洗佛言聽用澡槃及瓮盛水有房舍患塵起佛言應泥泥地以十種衣隨一一衣敷上有諸下座比丘先洗脚上座後來洗脚未竟驅令去佛言若下座先已洗應聽竟有諸比丘露處經行雨時漬

衣以廢經行佛言聽作步廊有諸比丘庭中行雨時壞地汙脚佛言聽累輒石作階道有諸住處無水佛言聽掘井若作淨池諸比丘欲作臥褥敷牀上佛言聽以十種衣隨一一衣作用羊毛駝毛劫貝華乃至輒草貯之諸比丘作褥太厚佛言極厚聽至八指聽僧作四方僧作及私作僧敷具壞不知云何佛言應差人補浣時諸比丘日日分僧臥具佛言不應爾聽春末日分臥具夏初日結安居時六羣比丘選擇好房好臥具住佛言不應爾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分臥具人所差比丘應題臥具識在何房隨上座次

律
分若有長好者上座須應與若不須次下隨空隨與
若有後來比丘隨大小次以安之自下展轉就於下
房若下座無房則已諸比丘欲作新繩牀木牀佛言
聽作若無巧師比丘能自作亦聽聽十種縷一一縷
作繩有諸比丘欲貯繩牀佛言聽貯有諸比丘繩牀
上行立繩斷佛言不應行立繩牀上有諸比丘短小
欲於架上取衣舉衣不及佛言聽繫念在前立繩牀
牀上取之有諸比丘尼坐貯繩牀上月水汗不淨爛
壞佛言比丘尼不應坐貯牀上有諸小沙彌住貯繩
牀上失溺不淨爛壞佛言小沙彌亦不應住貯繩牀

上有諸比丘在高牀上受經問義佛言受經問義皆
應在下處坐諸比丘住處庭中生草佛言聽使淨人
知房中塵土汙牀臥具佛言聽隨意作拂拂之大會
時諸比丘來多房舍大而少無有住處佛言於房中
次第敷臥具足使客身滿而止若欲以衣遮前聽各
各遮若足者善若不足外有空處聽作菴屋舊比丘
應爲作之旣作菴屋過大會已爲火所燒延及住處
佛言過大會已應壞而去若舊住比丘惜不聽壞者
客比丘但囑舊住比丘而去大雨時諸比丘無集聚
處佛言聽作大堂寒時諸比丘聚集患寒佛言聽作

律
溫室時舍利弗爲毗舍佉母經營作新大堂彼持穀
米施四方僧諸比丘不敢食佛言若爲四方僧作時
聽隨意食有諸比丘乞食還施四方僧不知誰應食
佛言爲四方僧作者得食有房舍破壞諸比丘不治
佛言應勸化白二羯磨與道俗欲治者令治一比丘
唱言大德僧聽某房故壞無人治某甲比丘欲治之
今僧與令治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某
房故壞乃至今僧與令治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
說僧與某甲故壞房治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若欲題名是某甲檀越房聽題之臥具亦如是有一

住處大水所漬諸比丘各各舉所住房臥具無比丘
住房無人舉水漂漬爛後時房主檀越見瞋訶諸比
丘言云何獨使我房臥具爲水漬爛佛言若有水火
時應大聲唱打健槌令一切僧盡共相助舉若有一
人不相助舉得突吉羅罪時羅睺羅至耶羅聚落爲
一優婆塞深所敬信爲起房作房竟羅睺羅有小緣
事遊行人間時阿難往彼聚落彼優婆塞卽復以房
施阿難羅睺羅還令阿難出阿難言先雖施汝汝行
後更以施我便是我房於是俱至彼優婆塞所問言
定是誰房答言我雖先施羅睺羅羅睺羅捨行去我

律
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於後更施阿難應是阿難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此優婆塞不但今世昔亦
曾爾諸比丘又問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世時有王名
婆樓其國界有二仙人一名羅睺羅常好坐禪一名
阿難多聞無畏彼王先見羅睺羅甚敬重之爲其作
房作竟出行人間阿難後來王亦重之便以先所作
房施之羅睺羅行還令阿難出云是我房阿難亦如
上言是我房共至王所問言定是誰房答言我雖先
施羅睺羅羅睺羅捨行去我於後更施阿難應是阿
難房爾時諸天龍鬼神皆作是言此王非法云何先

以房施羅睺羅後奪以施阿難我今當壞其眷屬卽
共往王宮以石打擲殺王眷屬佛因是事而說偈言
王施無前後 仙人共諍之 致使鬼神忿
自招滅眷屬 若隨愛行事 智者所不譽
是以應捨愛 歡喜隨義說

佛言彼羅睺羅仙人者今羅睺羅是阿難仙人者今
阿難是國王者今優婆塞是告諸比丘從今不聽受
他先施房犯者突吉羅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
十人俱於拘薩羅國遊行人間向訖羅訖列邑彼有
五比丘舊住聞佛與大眾當來共議言彼衆中有舍

律
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利弗目連必惱我等我等寧可分此住處房舍臥具
園果之屬以爲五分各爲私有議已便分佛衆旣至
諸比丘往語言汝等開房敷臥具我等須住五比丘
言佛是法王當開第一房令住餘處我等已分盡是
私物不復屬僧自可於聚落中隨知識求其所安時
舍利弗目連無有住處便依佛簷下宿明日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四方僧有五種物不可護不
可賣不可分何謂五一住處地二房舍三須用物四
草樹五華果一切沙門釋子比丘皆有其分若護若
賣若分皆犯偷蘭遮罪彼五比丘所分處於後四方

僧來集復共分之後更有客比丘來語言爲我開房
當於中住先來諸比丘言我等於四方來是我等分
已共分之不復屬汝汝可往聚落中更求所安後來
比丘便往聚落中求住諸白衣言大德彼有僧房何
不住中而來此爲諸比丘便還向僧房比爾已闍於
道中爲虎所害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我先不說四方僧有五種物不可護不
可賣不可分耶云何護僧住處不與後來比丘乃使
爲虎所害種種訶責已復言若護若賣若分四方僧
物皆偷蘭遮有諸比丘住海岸邊材木難得無可作

屋彼多有大魚骨欲取作之以是白佛佛言聽作諸比丘患魚骨臭佛言聽以香泥泥之有諸比丘經營作僧住處作竟客比丘來是上座驅令出住其房中彼瞋恚言我經營辛苦而反不得安住以是白佛佛言聽經營主隨意所樂住諸比丘便長與之以是白佛佛言應量功夫多少極多聽至十二年住應白二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作經營主僧今與隨所樂房若干年住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作經營主僧今與隨所樂房若干年住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

與某甲比丘隨所樂房若干年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諸比丘作木牀繩牀置房中或泥地或小小治護便求隨意住佛言不應求若治房功夫極少三分之一聽從僧求隨意住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音釋

頻鞞

頻阿葛切鞞脂切

騫

丘虔切

脅

迄業切

斲

許干切

臥

蹴

戰

時

戰

子六切

邏

遊偵切

蔑

彌列切

餉

何交切

餉

非穀

餉

戰

戰

戰

戰

切美

憤

憤古對切

心亂也

鏹

鏹胡瓜切

鏹

鏹

鏹

鏹

鏹

鏹

鏹

鏹

鏹

鏹

也

鏹

鏹官切

聖

過鄂切

輒

音專

搪

搪

搪

搪

搪

搪

搪

搪

搪

也

壅七淺切

壅吉歷切

瓮蒲奔切

溺奴平切

漬

疾智切
浸潤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卷二十五

字七

千三百三十七

該銀三兩三錢零三厘

襄楚

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彌沙塞部卷二十五
字七
千三百三十七
該銀三兩三錢零三厘
襄楚
釋宗鏡對
崇禎乙亥仲春般若堂識

ヨ十三